

雜誌



卷六第

月半的合綜

五年七十二國民華中於刊創

行發輯編社誌雜

THE WORLD DIGEST

Semi-Monthly

Published by Za Zi

Publishing Co. Ltd.

Shanghai, China

5

六卷四期內容一般

半月大事記	編者
日本的前途 (特稿)	Dorothy J. Archard
米內內閣的衆生相 (特稿)	哲非
最近美國政策綜觀 (特稿)	達公
談中立 (特稿)	火由
德國舊有殖民地的地理概況 (特稿)	積新
毛澤東·斯諾對談記 (二) (特稿)	Weekly Review
印度國民運動的發展 (特稿)	馮毅
歐洲的和平風 (特稿)	清澤潤
上海開港前史 (特稿)	米澤秀夫
論中國家族組織	孝隱
托洛斯基論史太林 (特稿)	托洛斯基
希特勒的童年 (特稿)	郵
莫斯科真相 (特稿)	梅露
怎樣維持寫家們的生活	老舍
說廉價	文俞
動亂的孤島 (特稿)	何之
世界雜誌	夏雨
上海暴風雨 (特稿)	A. Malnaux
母性 (小說)	艾蕪
小雜誌·人物·零零碎碎	

雜誌

半月刊

第六卷·第五號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廿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人 吳誠之

發行者 雜誌社

四馬路三八四弄四號

經售處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三二一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字第一四三號

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第一五六號

已登請法租界總巡捕房政事部登記

半月大事記

廿九年二月十六日至廿九日

二月十六日

芬蘭孟納新線一部份被紅軍攻破
美總統羅斯福視察巴拿馬運河防禦工程

羅斯福總統長子詹姆士，於其妻私奔
歐洲海面，到處發現德國潛艇，海面兀惶不寧

上海滬西界外馬路警務協定，雙方簽字
阿根廷訪日經濟團抵達東京

二月十七日

英艦在挪威領海搜查德補助艦阿爾特馬克號
美副國務卿韋爾斯赴歐考察首途

美衆議院通過海軍預算，關島設防案撤消
桂南華軍臨近南寧郊外

日機又襲漢口鐵路
上海食米煤球舉行平賣

二月十八日

芬蘭軍隊在克萊里亞地峽撤退
英海空軍部公告搜查德艦經過
德宣稱被搜查德艦事，擴大潛艇活動，對英施報復

新運六週紀念，蔣委員長長賜全國民衆
二月十九日

英軍逐艦勇政號被德潛艇擊沉

蘇聯紅軍進抵芬蘭西岸

渝蓉黔滇等地舉行新運紀念會

渝農田促進會，用棉紡機紡毛織試驗成功
滬中央旅社內血案，陸雨亭被槍殺

滬米價飛漲不已，民生大起恐慌
二月廿日

挪威外長指責英艦侵犯中立

蔣委員長長賜全國教育人員
渝行政院通過設置中正獎學金，學額四百名，每名四百元

北平白米每担漲至一百元
天津麵粉每袋漲至廿元

二月二十一日

德轟炸機襲擊英海岸

張伯倫在下院報告阿爾特馬克事件經過
國民黨貴州省黨部，由王伯羣監督舉行就職禮

南寧外圍戰事激烈
二月二十二日

瑞典爲巴薩拉鋼被炸事件，向蘇提抗議

日衆議院通過空前龐大預算案
香港舉行廣東文物展覽會，展覽品兩千餘件

西藏十四世達賴喇嘛拉木登珠舉行坐床大典

天津，北平，白米每包漲至一百廿元

二月廿三日

米內閣承認對蘇事件尙難解決
日秋山少將在山東陣亡

蘇聯紅軍成立二十二週紀念，莫斯科舉行盛大慶祝

芬蘭北海發現英艦，英蘇關係緊張
上海英大使館否認英日締結密約

日民政黨議員齋藤表示，寧切腹不辭職
中日兩軍在綏西五原郊外發生激戰

二月廿四日

英首相張伯倫重申對德作戰目標
美衆院通過互惠商約程序延長三個月

美國駐華大使詹森離昆明赴渝
渝發表中央對於共黨切諒解

英艦左黨領袖克利浦由新羅抵渝
上海法租界派定統制物價負責委員

上海節約會發起解除烟酒運動
二月廿五日

希特勒在葛尼黑發表演說，要求恢復殖民地

德蘇兩國簽訂新經濟協定
蘇聯攻芬紅軍，迫近維波爾港

阿爾特馬克號案，挪威向英提議付仲裁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擬增加捐稅
二月廿六日

美副國務卿韋爾斯訪歐抵羅馬
美國務院公佈秘密文件，蓋辛石井協定

上海工部局擬增加捐稅，引起人士責難
上海郵務管理局大廈圍入警戒區

二月二十七日

芬蘭承認放棄柯維斯吐羣島
英海相邱吉爾報告海軍成績

滿州飛東京之日陸軍機失事
上海法租界領事署公佈法租界物價評議組織章程

滬西峨眉月路英駐軍捕獲歹徒十四名
英駐日大使爲淺間丸案，訪日外使

渝國府擬設農礦及對外貿易兩部
上海，因燃料飛漲，舉行煤球平賣

上海字林西報云，滬寄倫敦郵件被德國檢查
二月二十八日

高宗武陶希聖又發表秘密文件，內分八種，係日方與維新政府所訂協定，面經汪所承認者

淺間丸上被俘德人經商定釋放
蘇聯紅軍猛攻維堡

渝衛戍司令部強迫疏散市內居民
上海英商公共汽車公司工作人員

二月二十九日

日民政黨勸告齋藤自動辭職
日衆議院質外相美日無條約局勢

美駐華大使齋藤抵渝
日本大本教首領被判處終身苦役

甘地對全印大會稱，印人無政權，不贊同英對外作戰



半月大事記

記者(一)

戰後世界論

(特稿)

H·G 威爾斯
白 雲 譯(四)

歐洲戰爭的新形勢 (特稿)

哲 非(一〇)

歐戰與世界文明的前途

(特稿)

宇 宙(七)

中國少數黨的活動

(特稿)

James Chen
雨 林 譯(一四)

漫談日本大臣

有馬賴尊
陳周譯(二〇)

論民主政治與全能政治

費易羅
柳 芳 譯(三三)

愛爾蘭共和軍內幕

(特稿)

江 穆(二四)

舊卡通的新意義

(一一)

新興的伊蘭國及其民族運動

(特稿)

馮 毅(二八)



人物

葉元培的一生 (四一) 連生 (四〇) 日議員齊藤隆夫 (四一)
十個失去了王位的王后 殷紅 (四〇) 芬蘭作家斯蘭巴 尤亨 (四一)

十四輩達賴喇嘛紀略

(一七)

明倫新說

潘光旦 (三七)

黃色的手箱

——傳斯麥外交秘話 (特稿)

桃源探史郎 伍東輝 (三四)

希特勒廢畫

英·每日郵報 阿拔譯 (三八)

上海暴風雨

(特稿)

A. Malinax (四六) 雲木·胡芝譯

將軍過「邏輯」

(特稿)

愛佛欽可 笙譯 (四四)

未可厚非集

編者 (九·二二)

世界雜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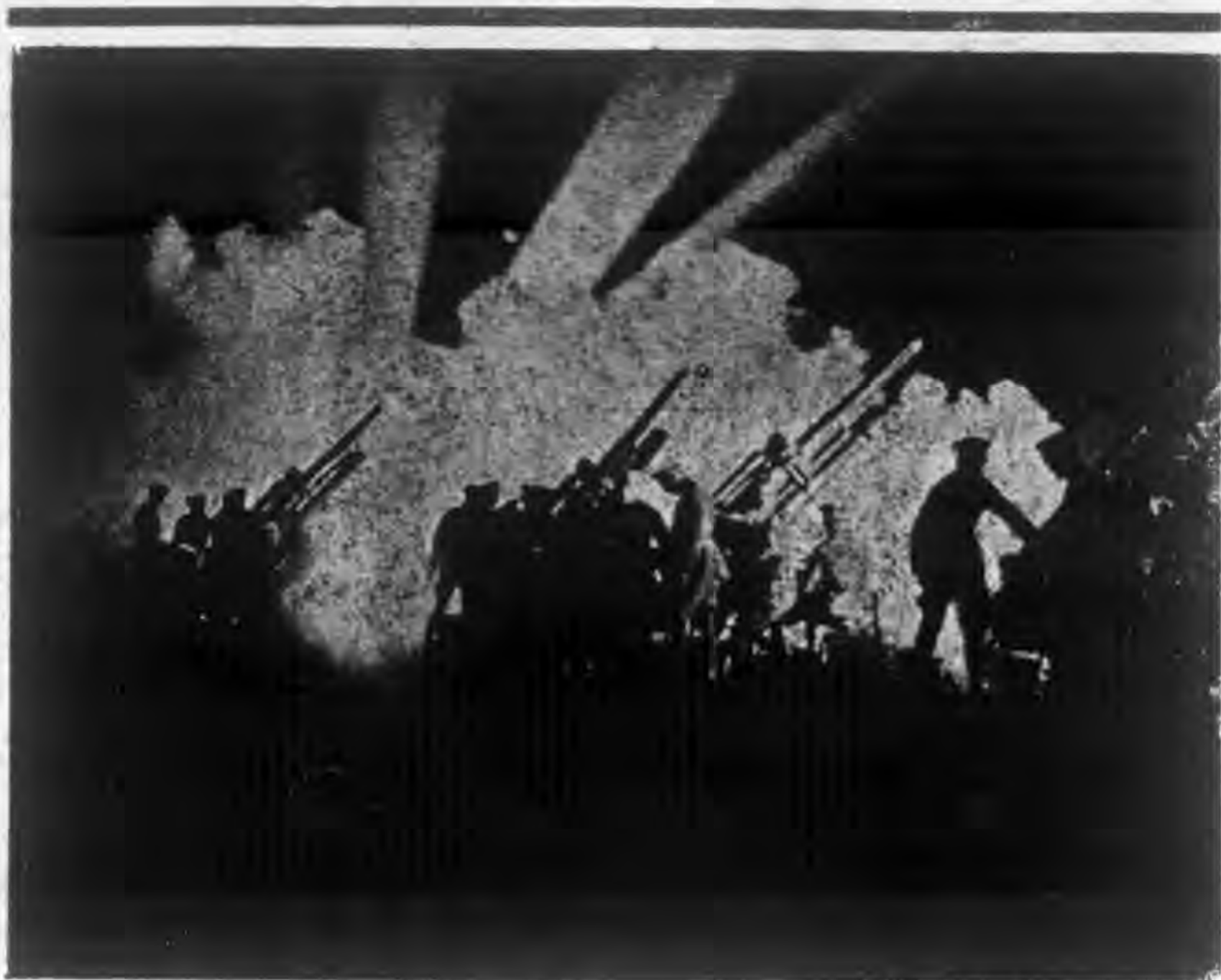
夏爾 (一六)

小雜誌

編者 (一九)

編後記

編者 (三九)



戰後世界論

(特稿)

H·G·威爾斯

白櫻譯

舊觀念和新力量的抵觸

我想在一九一四年前的十年中，不僅是我，而且也是我的大部分同時代者，都認為戰爭是滅絕了。那時我們確實認為如此。這是一個大家能夠同意而不加思索接受的概念。在那些日子——離今不過半生——沒有人想到任何種類的世界行政。列強和諸小國間的七零八凌的狀態，似乎是管理人類業務的最合理最實際的方法。那時的交通難以實現任何方式的集中性的世界統治。

經濟生活大部分由不負責任的私人業務和財政活動指導着，因為是私有的關係，他們的交易網的散播，根本不注意甚麼民族、種族，以及宗教的感情。『商業』比之政治組織，倒更像是一個世界共和國。

但經過那次的事件後，我們更聰敏一些了，我們能夠看出在事物的公正的表面背後，諸種

們的秩序的諸種分裂性力量了。

會有引起重大手術之慮。於是出現了凡爾賽和約及其追加部分。

分裂性的力量在不絕抬頭。由於列強均勢及諸陳腐之私有企業觀念與這些不絕抬頭之分裂性的諸力量相衝突的結果，激起了我們時代主要的一種壓力。這些觀念本來進行得十分順當，因此我們的統治者、教師以及政治家們，雖仍舊懷着極端的不願，但因為現實的必要，不得不將他們的觀點和方法，作深刻的智力上的適應。

因為當時相信各國間的善意日增，對於現狀的普遍滿足，所以當一九一四年德國宣戰時，就激起了整個安樂世界的激怒。人們相信那次的戰爭是『反對霍享索倫』。相信戰後將由一個國聯指導下各國互相担保。而把失却時代性的事務一勞永逸地加以廓清。那時並

今天又發生了一個要求剷除亞爾道夫·希特勒的戰爭，因為在這次的戲劇中，他代替了霍享索倫。在此次的戰爭——張伯倫——希特勒的戰爭中，英國仍舊抱着老見解作戰着。既沒有學得甚麼，也沒有忘掉甚麼。

剷除希特勒及其納粹，對於這個世界的無用，正如抓癢不能治疥一樣。毛病會從別方面重新出現。現世界的毛病，是民族主義的個人主義制度與企業的非合作性，因此該考慮到的應是全體的制度。我們不能希望優柔寡斷地，危險而又浪費地再度『含糊過去』。

因此，在考慮世界和平的主要問題時，第一件應該幹的，是認識這一點：即我們目前是生活在歷史一定階段——主權國階段——的終結期。這是人類生活的一個形態，這一形態或可領導我們的種族進入一種新的生活之途，或可領導我們進入一或長或短的暴動，悲慘，破壞，死亡及人類滅亡之途。

這是我們當前的問題。這是很明白的，祇要我們還有理性，還是能具有遠見的生物，那麼我們應該做的是：使這世界和平的問題成爲我們生活的指針和中心興味。我們要面對這一問題。我們不是解決之即爲之毀滅。這是一個既緊要而又慎重的問題。

在我們考察我們稱謂現社會秩序中的『分裂性諸力』之前，我們應該慎重指出一種必要：即我們必須公開地，廣泛地，明白地加以討論。戰爭祇是偶發性的革命建設的需要才是基本性的。

隨着此次戰爭俱來的，我們需要一次大的論爭。全世界上每一個人，應該參加這一論爭。對於放在我們前面的許多重要問題，我們中間還沒有一個人十分清楚；我們的頭腦還沒有平靜到適當的程度。那種因顧忌檢查員而發的曖昧的機智，和一言半語，會得混亂我們的思想，以及別人的思想，而對於後者，我們却願意他們

世界復興的大論爭，比之戰爭尤爲重大且切要。現在對於一般普通信念之糾正，批評和述說，還沒有適當的媒辭。

我們目前正在向滔天大禍前進。沒有一個人能明白確切曉得我們應該怎麼辦；可是却沒有一個人帶着疑問口氣，坦白直率而平心靜氣地談論有關此事的廣義的辦法。

我們需要清醒一下我們的頭腦。如果我們想完成任何指導性的瞭解，我們就必得坦白交換意見，自由談論和多多發表。我們得構思出一種勝於目前混亂狀態的世界秩序的明白概念，我們應該消除或妥協我們的不同意見，冀使我們得以懷着確信而向可能獲得的世界和平之路走去。

現在讓我們提到那種分裂性的力量吧，十九世紀末葉，曾夢想那種有力的七併八湊的成績，由於經濟和財政的不絕傾向互相依存關係，會更多吸收文明國家進來，可是這種夢想現在却給那些分裂性的力量弄得全部動搖了。同時迫得每一個知識人都痛感有搜求一種世界新概念的必要。

廢除距離和變更尺度

這些力量的第一羣，即人們所要求的在人間的活動上『廢除距離』和『變更尺度』。『廢除距離』這一點，在一世紀前就已開始，其早期的影響是並不分裂性的。這一要求結合了在廣大距離上的美國聯邦，否則也許會破裂了他們的休戚相關性。這一要求，也使散在

距離廢除論的分裂性力量只是在後來始出現的。隨着工業時代的到臨，凡是早先最適合於舊生活方式的地方，對於新的需要是日感不便和狹窄了。這種情形適用到每一種的行政區域，自市政，縣政，區政以至宗主的國家。當時——即目前大部分亦然——的行政區域是太小，太窄，不能適應新的需要。這種緊窄對於社會的一切設施均感不便，而就主權國的範圍言，這種情形更是危險。

目前這次在希特勒，史太林，張伯倫中間的戰爭，迄未觸及這種距離廢除的基本問題。這次戰爭也許可以破壞一切而毫無建樹。我們縱使掃除目前衝突的各種問題，但我們還得處理這一基本的迷題，即廢除多數現存國家的國境而合併之成功某種較大的和平集團。如果繼續任何可以容忍的人類生活，我們必需那樣辦。在上世紀的後半期，我們對於條約的價值已十足明白，因此足以認識此點，單單爲了廢除距離，我們得集中人專於一個阻止戰爭的共通統制之下。

隨距離廢除並行進行的，是人類活動的尺度的一般變更。過去的百年，是一個發明發見的時代，其業績超乎過去三千年所成就的以上。而其結果是我們祖先時代的有秩序的社會生活給逐漸解體了。沒有一行一業能够倖免。

現在可以明白兩件事情——爲排除戰爭，某種

本文作者威爾斯



歐戰與世界文明的前途

(特稿)

宇宙

文明崩潰的特質

英國的經濟學者杜印皮 (Arnold Toynbee

1852—1933) 在其巨著『歷史研究』中曾經這樣暗示

過：即一個文明社會的崩潰，不論採取的是怎樣的形態，其消滅的根本原因不是來自外部而生於內部。所謂

『物先腐而後蟲生』就是近乎這種意義的形容。杜印

皮在其『歷史研究』中曾說觀察文明的發生及其生

長過程，用倒溯的方法最為適宜。他認為左右文明的發

生及其成長的，是一個社會對於其內部挑戰勢力的是

否能予以適當反應。又說此種反應的成功與否，決定在

此社會內的個人或少數人的創造力如何。

所謂文明社會的挑戰勢力，就是文明社會本身的

矛盾發展。這種矛盾發展展開無盡，一社會的挑戰勢力

從而也是無盡。在一個社會存在有能把握其矛盾發展

的少數人物場合，社會的挑戰勢力，就構成促進該社會

進步的一個主動力。而此種能把握矛盾發展——挑戰

勢力的少數人，即是這裏的所謂創造的少數人。創造的

少數人，就是一個社會的指導者。不過在無論怎樣的社

會，總有一個指導者層存在，可是他們却不一定創造

的少數人。因為在一社會的指導者們對該社會的矛盾

發展——挑戰勢力——失去把握的場合，他同時也就

失去了發動非創造的大眾並領導之的力量。在這樣的

情形下，指導者們不復憑其創造性來維持他們的地位

了，而是憑強制性來維持他們的地位。因此這輩創造者

就失去了創造的少數人資格而化為支配的少數人。社

會的階級對立跟着強化。照杜印皮的說法，文明崩潰的

特質，主要的為下列三點——(一)指導的少數人中

創造力的喪失，(二)隨之而多數人(一般人民)的

模仿性喪失，(三)結果社會全體喪失其社會的統一

希臘文明的檢討

『羅馬帝國的崩潰與滅亡』一書的作者吉朋 (

Edward Gibbon, 1737—1804) 對於他自己的大作會

這樣結論說：『我寫的是野蠻人與宗教的勝利。』其實

據歷史的考察，野蠻人與宗教不外是文明崩潰的內部

現象。吉朋寫的安都尼時代(紀元一三八年至一八〇

年，為羅馬帝國最繁榮之和平時代)，謂當時達到繁榮

頂點的希臘社會雖為來自萊茵河彼方無人境 (Man's Land)

的北方野蠻人所征服，但却並沒有受

其同化。羅馬帝國的崩潰，他認為由於來自東方敘利亞

地方的基督教所致。但事實却不盡如此。因為野蠻人入

侵和宗教的產生，不是文明崩潰的原因，倒無寧說是文

明崩潰的結果。

在初期的希臘社會，縱使仍舊固守舊來的自作農

期的希臘都市國家在經濟上可以自足自給，但到了

龍時代 (Solon, 638—558 B.C. 為希臘七賢之一，雅

典之立法家) 人口對於食料的壓力，招來了經濟上的

重大困難。當時沙龍以自作農制轉變之為農業產業上

的分業生產，暫時解決了這一問題。不過此種經濟的革

命，使同時的政治革命亦成為必要。因為希臘社會一旦

開始這種大規模交易制的生活，都市國家就不再適合

作政治的單位了。

但當時的希臘人在經濟生活上實行此種大規模

化後，在政治上却仍舊固守舊制，這實在是一個致命的

錯誤。所謂都市國家的傳統政治制度，在這時業已變成

一種障礙。紀元前五世紀，希臘社會所負擔的任務，就是

去除此種障礙。但在紀元前四三一—四〇四年的比

洛巴奈希亞戰爭中(即雅典與斯巴達戰爭，結果斯巴

達佔一時優勢)，這種任務是失敗了。那次的戰爭，是希

臘社會對文明發生原因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其結果

不僅造成了其後四百年的『紛爭時代』，也加速了希

臘諸邦的衰微及羅馬帝國的勝利。(自紀元前二十九

年至紀元十四年，羅馬皇帝奧古斯德平定國內確立和

平。)

沙龍的革命，本可給予希臘社會以新的精力與希

望，可是結果却是悲劇。沙龍的經濟革命，代替舊有的自

作農而促生了輸出目的的特殊農產物。但此種農產物

的生產，一面固擴大了生產物的交換，他方面也確立了

奴隸勞動的制度；役使奴隸勞動的大農場破壞了原來

的農民生活，由於貧農與富裕階級的鬥爭，發生了奴隸

的叛亂，接着發生了好幾次的內亂。

起初，構成大農場機能核心的奴隸制度，由於羅馬軍隊的奪取各國奴隸，一時非常興旺，不過後來羅馬帝國恢復和平後，奴隸的供給源泉就隨之斷絕了。當時社會的經濟基礎既是建立在奴隸制度上面，則在奴隸制度發生了問題的時候，其社會組織就勢必趨於潰滅。

歐洲文明的檢討

現在我們試將西歐文明檢討一下。前述的利日皮又這樣說過：「社會的崩潰，是由於構成此社會的各個部分失却調和所致。由於調和的喪失，社會自體也就失去了其自己決定的力量。」但使某一社會內部構成諸制度發生不調和的原因又何在？原因是因該社會生活內部發生了一種新的社會勢力。就近代的西歐文明言，近代的產業組織和民主主義的二種新社會勢力，導來了現代文明的苦悶。我們現在就要來看一看這兩種新勢力對於奴隸制度和戰爭所喚起的影響。

當西歐文明於紀元七世紀自希臘羅馬的舊世界廢墟中勃興時，舊世界的殖民奴隸制業已完全崩潰了。不過奴隸買賣——主要在圍繞黑海諸國——仍舊繼續到中世紀。至十六世紀，奴隸買賣帶着羅馬帝國崩潰期同樣的惡質特性，是盛大化了。在以新世界的美洲為殖民地的歐洲和非洲間，奴隸買賣這時發達異常。奴隸制度也帶來了歷史上無先例的惡質。

但歐洲文明中新生的兩大勢力之一，結果破壞了此種奴隸買賣和奴隸制度。隨近代產業主義的勃興而俱來的民主主義勢力，對於奴隸制的廢棄，確是盡了很大的供獻。因為民主主義實際上就是人道主義（汎愛

奴隸制以一大打擊。新的民主主義的精神，也給了反奴隸制運動以新的力量。

可是近代產業制度與民主主義制，在西歐的文明上，也會發生過對立的作用。這種對立且還一直繼續到現在。當產業革命在英國發生伊始，反一時刺戟了奴隸制度。在美國南部各州的棉花栽培地點，奴隸制竟一直繼續到一八六三年。但民主主義的勃興，通過南北戰爭的革命，終為廢止了奴隸制度。原來近代產業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政治上是要求民主主義的。但資本主義的本身構成，只能要求實現民主主義的一部分。及至資本主義發展至帝國主義階段時，它不但不要求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而且前者反成了後者實現的桎梏。這種新社會勢力間的矛盾，祇是造成現代社會動盪不安的一因。

戰爭與歐洲的文明

但在近代產業主義尚在向資本主義的發展途中時，其和民主主義也會起過協力的作用，尤其是在奴隸解放運動上。美國的南北戰爭就是一例。當時北軍以民主主義為精神上的號召，以近代產業所產的鐵路和重砲為物質的武器，打败了南軍。結果產生了現代美國。有許多人以爲近代戰爭的激烈性，是因爲戰爭的機械化關係。但事實却不盡如此。十六——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雖不具備機械化的特徵，可是也具有殆乎摧毀全部歐洲文明的激烈性。其實給予戰爭以強烈性的，與其說是物質，倒無事說是由於精神的號召。因此近代戰爭的激烈性，近代產業的結果固然是一因，可是民主

但十九世紀的戰爭，因民族主義意識的新的勃興，使戰爭一事更具备了強烈性。就民主主義的本質言，它是普遍而非局部的，是汎愛主義而非戰鬥主義，其精神應該是超越國境的。民主主義因具有此種特質，所以對於人類的精神具有極強的號召力，而崇揚化了人間的忠誠、獻身愛與熱情。可是「國家主義」却是民主主義的歪曲形態。「國家主義」使民主主義墮落爲限於局部國家的一種形態。

在這一點上，將希臘文明與現代的歐洲文明相比較一下，是頗有趣味的。歐洲文明所生的一部主權國，相當於希臘文明所生的一部都市國家。再者，現代的歐洲，也如紀元前五世紀時使希臘人失敗以終的邁西了經濟革命的問題。當時所引起的比洛巴奈亞戰爭，就相當於現代的世界大戰。十九世紀的歐洲，由於近代產業主義的興盛，樹立了超越西部國家的普遍性的經濟秩序。這和沙龍時代（紀元前五世紀）後希臘的情形一般。爲了適應普遍性的經濟秩序起見，就有建立相應的政治組織的必要。希臘在這一任務上是失敗了。而現代的世界大戰，也正就在告訴我們政治的現狀，早已不能適應現代經濟的基本條件了。近代歐洲的文明基礎——產業主義和資本主義（偽民主主義）的結晶品——業已發生了根本的動搖。

戰爭與世界文明

因近代產業主義的發展，在政治形態上只件來了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把隨產業革命俱來的民主主義要求反抹煞殆盡，以致促成了現代社會間的政治的對

主義與納粹主義其對立鬥爭的邊界爲前月才見

原來產業主義的演展爲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在國與國間造成了『有』與『沒有』的國家分別，在人與人間也造成了有產者和無產者的階級區別。在前者的場合，在政治上就有僑民主主義國（英、法、美等）與法西斯帝國（德、意等）的對立；在後者的場合，就出現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對立。這些對立的國家羣，在歐洲不再是『創造者的少數人』，而是成了『支配者的少數人』。

就過去的歷史看，創造者的少數人化爲支配者的少數人，是一社會的政治的失敗，這種失敗必然引起反動——革命。而革命却是新的創造，是新的文明從舊文明的桎梏中誕生。這樣說來，今日世界的苦惱，說不定就是新文明誕生的陣痛。

產業革命雖然建立了迄現在爲止的歐洲文明，但因產業革命並沒有伴來真正民主主義的發展，致使產業革命本身的矛盾得不到正當的解決，遂使今日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陷於只得出之兵戈相見的絕境。不過目前的戰爭並不能解決這種矛盾，因爲目前的戰爭，只是舊文明內部腐化勢力的自相殘殺。新的世界文明的建立，是要期待之於新的社會勢力的，而這種新的勢力，就是爲建立真正民主主義的戰鬥力。現在在世界的某幾隻角隅中，我們已見到這種新勢力的在日益抬頭了。舊文明內部腐化勢力的自相殘殺，在客觀上加速了新文明誕生的過程。因此我們對於目前的歐洲戰爭，無庸悲哀是文明的末路，倒無寧看作是舊文明誕生前夜的應有陣痛。

未可厚非

▲歐戰之因

「你知道這次歐洲大戰是起因於一個女人的麼？」

「是的，假如希特勒的媽媽不生出希特勒來……」

▲外交一例

一次，一個華爾街的銀行家和一個外國的隨從武官在同一天前往謁見羅斯福總統，這還是第一次。照例那武官要穿着全套禮服，滿身金線。當他到達總統府的門前，恰巧遇着那銀行家從府內匆忙地跑出來。

那銀行家看見在門口的那個武官，以爲他是一個司國人（註：美國公共場所的司國人多穿着金碧輝煌的軍裝，於是兩莽地叱喝那武官：「替我叫一部的士」快一點——我要趕時間！）

幸而銀行家的話不是那武官所了解，但他的語氣和態度已經足夠使那武官馬上面紅耳赤。那真的司國人知道發生了誤會，連忙上前拉開了那銀行家，一面由一個懂得說外國話的翻譯向那武

後來人們問那翻譯者是怎樣向那武官解釋的。他微笑着：「我對那武官說，那銀行家是一個傻瓜，他想由政府替他購買一部永遠不停的機器，他看見你穿着滿身金線的制服，他以為你便是總統了。」（雍）

▲不需防毒面具

倫敦的人，每人必要有一防毒面具，外出不需防毒面具的，必受防空警察的質問，下面是一些不需帶面具的告訴防空警察的話：

一個高傲的父親：「我不以爲需要帶防毒面具，因爲我的兒子是高射砲手。」

小白臉：「我昨晚把它遺留在三家妓館中一家內，現在三家都還未開門。」

樂觀的老人：「今天是我的誕辰，我要向戰爭告一天假。」

中年婦人：「這東西於我無用，我是沒有嗅覺的。」（允章譯）

▲希特勒的髮

爲什麼希特勒老是讓一撮頭髮覆在他的右額上呢？——因爲他恐怕他底左眼會見到他底右眼在幹什麼而惹起了糾紛。

歐洲戰爭的新形勢

(特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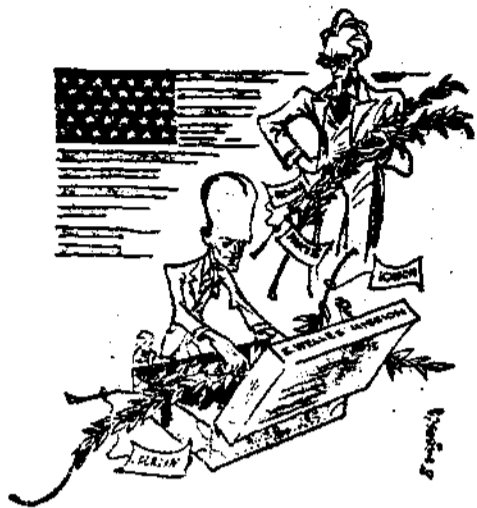
哲非

英法準備進攻蘇聯

西線平靜無事的內幕

自去年九月初大部歐洲進入正式戰爭狀態以來，迄今爲時已及半載，但除了東歐的德波戰與東北歐的蘇芬戰事外，主要的西部戰線，依舊保持着馬其諾防線與齊格非防線的對峙形勢。雖間有海洋戰和空中戰，惟在陸軍依舊是戰爭決定中心的今日，沒有陸上大決戰發生一事，是對於整個戰事頗堪玩味的一個線索。

有人認爲西部戰線的所以一直平靜無事，可歸結於下列幾點原因：(一) 因鑒於近代軍器的可怖性，彼此不容易下出擊的決心；(二) 戰時狀態的存在，並沒



歐戰走洲江的湖山母叔

有中止各國間的外交活動。反之，各國在刀槍陣列的背景後面，益發加緊了外交的陰謀活動，這一點可證之於交戰國間的宣傳戰的緊張，和謠言的紛繁；(三) 因時值冬季，行軍不便，交戰國間尚沒有完成出擊的準備。

以上三點，我們認爲確是歐戰現狀的一部分理由；不過這是一部分的理由而已。現在時隔半載，春又來到人間。在春天的陽光行將融解冰天雪地的歐洲戰區時，全世界的焦急的心理也隨着又一度緊張起來。不過最近的時局發展倒不在表示西部行將爆發大戰，而是指示戰爭的烽火有向別方面延展擴大的趨勢。

芬蘭情勢的危急，是這種新趨勢的急轉直下的決定點。自從蘇聯進攻芬蘭的白軍後，一輩素以「反赤先鋒」自命的所謂「民主主義」的衛士們，早就主張和蘇聯直接開戰了，不過鑒於種種條件的尚未成熟，只得模仿前年德意在西班牙的所爲，在軍事上作半公開的直接援助。可是現在維堡既已失陷，而恰好美國的軍火商代表惠爾斯又在歐洲，因此英法各國的輿論就明目張胆宣傳對蘇開戰論了，例如法國外交部的機關報『時報』(Le Temps) 就公然要求協約國向蘇聯的高加索進攻。斯干狄維亞各國的首都各報——

歐俄北海的馬廷斯基 (Murmansk) 區，已被假定是協約國海軍進攻的舞臺。據瑞典 "Aftonbladet" 報的駐莫斯科訪員報告 (二月廿三日)，蘇維埃海軍人民委員司慈尼爾夫 (Kuznetsov) 已赴馬廷斯基視察北海艦隊，預料英國海軍有活動可能。又據另一報告，英艦若干艘，現正駐泊於芬屬北海港的比撒馬，雖然該港於去年十二月即已落入蘇聯之手。

英法反蘇意識的抬頭

我們曉得英法兩國原是歐洲的反蘇策源地。英法的立意反蘇幾乎是和蘇聯立國時間一樣長久。俄國大革命後的封鎖，援助波蘭芬蘭等擊敗當時的紅軍，及後來在德國德意志國社黨政變，以及屢次想以德國進攻蘇聯爲條件而和國社主義妥協等等，都是英法與蘇聯勢不兩立的一貫表現。

這次英法的對德開戰，雖然是那輩「反赤衛士」們弄巧成拙的結果。可是英法却從沒有一分鐘忘懷過他們對蘇聯的仇恨心。只要機會許可，他們仍不惜犧牲若干小國與德化嫌爲歡，而進行他們進攻蘇聯的夢想。英國不是聲明他們的戰爭目的之一是要消滅希特勒

重其與英法德美各國之關係。我們不要相信因英法德間存在了戰爭狀態，就認為他們中間不再為共同目的而妥協的可能。如果英法當其打算摧毀納粹的德國，那麼為甚麼縱容波蘭拒絕蘇聯援助於前，而在德國實際進攻波蘭時，又按兵不動直到今天呢？原來當初英法還存着德蘇在波蘭問題上衝突起來的希望，因此僅在口頭上援助波蘭，而在實際上袖手旁觀。可是英法這種希望却為蘇聯的敏捷行動粉碎了。

對於芬蘭事件，英法當時的輿論，仍舊是一貫的作風。即宣傳德國將出而干涉蘇聯進攻芬蘭的行動。不過波蘭事件的教訓，使英法的此種希望幻滅了不少。德國不但沒有阻止蘇聯的行動，且據同一的英法輿論的後來報道，德國且於蘇聯以軍事技術援助進攻芬蘭。這種前後矛盾的消息，不外說明了英法的苦悶與徬徨。

不過這種苦悶與徬徨，並沒有稍殺英法反蘇的奮奮。反蘇之勢力的日益強大，益發增強了英法非消滅蘇聯不可的決心。在蘇軍攻陷維堡的同時，哈瓦斯倫敦通訊就有這樣的一段報道：

此間政界人士頃稱：英法原已決定在中立所許可範圍之內，積極援助芬蘭，是以一面應付西歐戰事，同時又儘量節省軍用品以接濟芬蘭。惟自紅軍近在喀萊里亞地峽陸續進展後，英國對蘇態度或有改變可能。……多數人士咸以唯有與蘇聯開戰，始能確切援助芬蘭。前任陸相倍立厘近在『世界新聞報』發表論文，『泰晤士報』亦於上月二十日發表專文，謂英法對於蘇聯援助德國之舉，未必能長此容忍。英國前第五軍軍長戈區將軍亦曾發表一文，認反對蘇聯之議，實有可取。『十九世紀月刊』則更進一步，認為此舉乃係英法獲得勝利所必要。此外『時代與潮流』雜誌亦表示贊同，各長報雖未表明立場，但均稱

至於工黨對於此事，意見仍極紛歧，該黨議員多人，近自芬蘭前線視察歸來後，咸主張強硬反蘇運動云。

反蘇的行動準備及其理由

這種英國反蘇傾向的報告，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宣傳。英法目前正在北歐、巴爾幹及近東作反蘇行動的種種布置。不久前，報載曾有蘇聯飛機轟炸瑞典某鄉村的消息。英法的輿論機關，就宣傳蘇聯在攻下芬蘭後，或將企圖進攻瑞典。惟據廿一日海通社電，蘇聯駐瑞典公使庫倫泰夫人(Mrs. Alexandra Kollontay)曾告瑞典外交部長，謂蘇軍征服芬蘭後，決不進攻瑞典。不過北歐各國的外交部長，仍於二月廿四—廿五日在哥本哈根舉行會議。他們不僅恐懼蘇聯的攻擊，據國際通信社(I.N.S.)的消息，協約國與蘇聯的北海艦隊，不久即有發生衝突可慮，因而危及各小獨立國的中立性。又傳英法艦隊業已在挪威北海岸開始封鎖北海，封鎖範圍直達馬基斯基。這樣看來，蘇聯是否將進攻北歐各國，雖還是問題，但英法的以武力在要挾斯干狄那維亞各國就其範圍，却已經是事實了。

講到巴爾幹，英法的宣傳是：蘇軍若攻下芬蘭即將進攻羅國(羅馬尼亞)——歷來懸案的比撒拉比亞(Bessarabia)。據同盟社二十七日羅京電，羅國為防備蘇聯起見，業已建成一長五百基羅米之『加羅爾防線』(加羅爾——羅國王名)。

最近羅京更諱傳土耳其已下動員令，不過安哥拉則否認此種消息。土京官場方面聲稱，近高加索邊境的蘇土兩國軍隊，準備作相等距離之撤退，以免發生衝突。據傳集中於高加索邊境的土軍人數達二十萬。但英國的在北海封鎖蘇聯及在黑海和土耳其進攻蘇聯，是頗

舊卡通的新意義

英國反德宣傳畫

在一九一六年，一羣英國的著名作家，被組織成一個英國的宣傳團體，專門寫反德卡通的圖畫說明。那位卡通家是路易·拉馬克(Louis Raemaekers)他雖然在中立國的荷蘭，却寫了不少最有效果，最惡毒的反德宣傳畫。在圖畫說明作者中，包含契斯登(G.M. Cheslton)喜來爾(Hillaire)裴洛克(Belloc)勃張(John Buchan)——現加拿大總督——及英傑(Dean Inge)本誌選載的幾幅圖文，就是拉馬克和這些作家所作。這些卡通在美國很有名。英法兩國對於拉馬克也是備及尊敬。當時盛怒之下的德國人據說曾出過一萬二千馬克欲購拉馬克的腦袋。

路易·拉馬克現年七十歲。許多年在卅五歲以上的英國人還能如一場惡夢般記得他的圖畫。十年前，有一位青年却說這些圖畫是陳腐而毫無意義。可是今天荷俄又



喝血的魔王

有可能性的英國的軍事技術人員團業已秘密到達土耳其。據莫斯科的「真理報」載，英法在土境喀斯及亞達哥均築有砲台。該報謂「英法的戰爭放火者，顯然企圖使用近東阿爾伯人做砲灰」並警告協約國他們在近東的統治權已不再可靠。該報特別指出巴力斯坦的繼續不安，英國對伊拉亞統治地位的動搖及敘利亞的反對法國統治運動。

據一般的解釋是這樣的：英法在黑海和高加索（蘇土境邊區）的進攻蘇聯，具有二種目的：（一）解救蘇聯對芬蘭和羅馬尼亞的壓迫；（二）邀戰德國於東南戰場，因該處可得土耳其及意大利之助。

這種解釋不無理由，不過英法為甚麼不從西部戰線，為自身着想，到斤斤關心於芬蘭呢？蘇聯二月廿五日「真理報」上的一節文字，也許可以給我們一部分解釋。據該報述說，在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間，芬蘭已被列強當作反蘇的根據地，芬蘭的經濟獨立性，早為英美資本和法國瑞典的資本所毀滅。這就是英法美等企圖再實現一九一九年時干涉的理由。

該報又稱芬蘭的木工業殆乎全部在所謂民主各國的外國資本家手裏，近比德馬的礦區區域，以四十年期限租給了一家英國——加拿大公司，該公司在芬蘭投資已達美金七百萬。芬蘭的軍火工業，也在英美資本的手中，芬蘭工業的一半股份是在英國掌中，芬蘭的股債債券，在美國者達美金三千二百萬圓之鉅。因此該報最後結論說：「此項數字就是英法美等對芬蘭表示人道主義觀念主義的說明。」

英法美所號召的「正義」骨子裏固如上述，即英法的加緊反蘇行動，主要的「目的」也還是在這裏。

和平鴿子：帝國主義的推銷員

粉頂德國自蘇聯取得實領共給，能是去去其其其

說的能有「真正的善意」，則英法和德國之間仍不乏轉圜的餘地。對於蘇聯却不然。德國的國家制度和英法的本質上並沒有甚麼絕對的對立，英法不獨可以和德國妥協，且留着德國可為他日反蘇之用的念頭，在「民主各國」的政治家們頭腦裏依舊沒有消滅。美國惠爾斯的歐洲巡禮，就不無這種蛛絲馬跡可尋。

最近美國政府對於歐戰事件，曾經同時伸出過二隻所謂「和平的觸角」。第一隻觸角是美國國務卿赫爾宣稱美國政府將發起與歐洲中立各國政府舉行和平談判，目的是謀「終極的和平恢復」。此種談判由經常的外交關係進行。

第二隻觸角，那就是羅斯福總統派遣副國務卿惠爾斯到歐洲英法德意搜集有關於歐洲情勢的正確情報。惠爾斯的歐洲行，據說在性質上僅是調查性質，並沒有權力代表美國政府作任何建議。那麼這兩種和平的觸角，都不是正式的了。

但假使我們相信美國確有誠意建立歐洲的和平，那麼為甚麼惠爾斯的歐洲之行僅限於英法德意四國，而把另一歐洲大國的蘇聯摒除在外？如果美國認為蘇聯是侵略國，不配與之談和平，那麼老牌侵略國的德國又何能獨家垂青？若說目前歐洲的糾紛，僅是英法德意四國間的事，又誰能相信，況且意大利目前並不是實際牽入戰爭的國家，反之蘇聯先戰波蘭後戰芬蘭，現實的情勢告訴我們，欲求整個歐洲和平而摒棄蘇聯於外，是絕對不可能的，否則甚麼四強會議慕尼黑協定也早就成功的了。

因此，如果惠爾斯的歐洲之行的目的是在謀歐洲的和平——進而世界的和平——我們不能相信。我們的見解完全不同，我們認為美國政府對此舉，至少含有兩重目的。

第一重目的，成如美國外交官青平倫家島白文。

復爆發，仇恨的黑火又一度以新鮮的意義照耀着那位戰爭卡通專家的拉馬克了。大部分的英國人憎惡希特勒的「血和鐵」的侵略。他們視他和舊德王朝的靈京業倫是一邱之貉。

德國的探戈舞



一九一六年的歐洲



我聞舉行的大禮新選舉這重印外月不並本也言1
這是主要的目的。我們對此倒並不著重。我們注重的是
此舉的第二重目的。即惠爾斯的歐洲行是企圖重行建
立以英法德意四強為中心的歐洲防共壁壘。

因此惠爾斯一到歐洲，先去訪問的不是倫敦與巴
黎，而是羅馬與柏林。據華盛頓一位白宮高級人員的發
言，惠爾斯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在柏林，這一點我們完全
相信，因為如果想在歐洲建立反蘇陣線，意大利是過去
此種組織的發起人之一，英法早已是中堅份子，所以問
題比較少。現在的問題就在德國身上。德國在過去幾年
中，本是反蘇的第一名先鋒，但因與英法的衝突與受其
壓迫的關係，暫時倒成了她過去敵人的朋友。惠爾斯的
柏林行，就是想探聽一下德國的究極意向，藉以明白是
否有與英法妥協的可能。

別人也許不明白惠爾斯此行的真目的，可是身將
成棄矢之的蘇聯本身，當然是十分明白的。因此莫怪蘇
聯的報紙要罵惠爾斯是『帝國主義的推銷員』了。

結語

惠爾斯此行是否有甚麼收穫，我們現在當然還不
能曉得。不過歐洲的現行情勢，是帝國主義的內在矛盾
超乎帝國主義對蘇聯矛盾之上。如果英法想使德國妥
協，英法對德必得作相當讓步。可是如果報載惠爾斯與
希特勒談話中德方會提的五項和平條件是真的，那麼
英法德間暫時鮮少妥協可能，據傳德方所提五項條件
如下：

- 一、德國永久據有波希米亞、摩拉維亞（爲捷克
省份）及波蘭；
- 二、英國放棄其『在斯干狄那維亞之勢力』要
求；
- 三、德國在中歐的『羅門主義』；
- 四、英國解除其在馬爾泰、直布羅陀及新加坡之

五、返回德國殖民地。

這五項要求，誠如一張英文老牌反動報紙所言，是
英法連看都不願一看的『野人頭』。承認此種要求，就
是承認德國的全部勝利。犧牲英法在幾個小國的利益
——說明白些，就是犧牲幾個小國——而換取德國的
就範，那麼或許還有考慮的餘地，可是想從貓嘴裏挖肉
或甚至於要求割取一部分的虎皮，那在英法就決不能
成爲『生意經』。英法是兇惡的虎，德國却是貪心的狼。
在世界上還有可供他們宰割的羔羊時，虎狼之間還可
以平靜一時，但目前所有的羔羊已各有屬主，則虎狼的
火併是難免的事。雖然歐洲還有一隻熊，但熊不是羊，他
不但能自衛，且還有攻擊的餘力。在虎狼的目中，熊的存
在是一種威脅，可是在自夥間火併未曾消解時，他們就
奈何不得這隻熊。

不獨英法德間目前成了騎虎難下之勢，最近更因
英國截獲意國煤船（自德國運煤的意煤船）事件，英
意間的關係也變得十分緊張。英國雖聲稱願以英煤供
給意國，但英國在近東與巴爾幹的積極行動，也很使意
大利感到不快。

綜合最近的歐洲情勢，欲成立英法德意的四國陣
線是萬難實現的，因爲造成此次戰事的基本原因，不獨
沒有消除分毫，且因戰爭狀態的存在格外複雜了。不過
蘇聯的積極攻勢，使帝國主義各國不得不急籌對付的
辦法。惠爾斯的此行，就是代表着這種用意的。可是縱使
以美國的壓力而使歐洲交戰各國互相取得暫時的妥
協，但結果不外是將歐洲現存的角的對峙化成線的對
峙而已。離開建立真正的和平關係，還相去十萬八千里。
最近蘇芬的訂結和平，又一度證明了蘇聯外交的
勝利。惠爾斯的狼狽固不用說，欲圖拉攏巴爾幹與北歐
小國供已利用的英法企圖，也同時受了一個嚴重的打
擊。不過關於這一問題，且待另文敘述吧。

江洋大盜



本圖中香消玉殞的女人，是上次世界大戰時爲德國
處死的女看護 Edith Cavell，罪狀是因伊曾爲協約國
軍隊治傷。圖中羣猪，均載德軍之盛情。



創制權，罷免權，否決權及決議權。因此國民對於政府雖然只有投票權利。國社黨似乎認為僅有投票權已足夠的了。此外的特權，他們相信反足增加政府的不安定。

所謂計劃經濟的內容

講到計劃經濟的口號，就是國社黨所以是屬於國家社會主義的一種。他們為誘發個人的企業心起見，肯定了私有財產的繼續，但一面却要求設立一集合專家的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凡生產製品的數量，種類，價格，商品價額，信用及投資，稅率，技術員及勞動者，國家事業暨輸出入業等的統制，均由該委員會任之。對國防有關接直接關係的產業，均應歸國家經營。其政綱則以強化軍備與提高生活標準為目的。

國社黨雖也說是社會主義，但他們並打算沒收一切的生產工具。僅要求私人的工場受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的監督而已。其利潤不得超過全投資額的一成。過剩的利益，政府有權加以適當利用。例如紡織工廠年產十萬元的利益，那麼除去必要的經費和一定的利息外，多餘部分悉數交給政府自由支配，譬如用於製鋼所的建立等。張君勳認為此舉並不是沒收。因為政府將新製鋼所的股票，發給被徵收過利益的紡織主等等。為了獎勵新的產業起見，對於新設的私有工廠，在設立以後的數年中，暫緩執行利得分配限制，在其遇見經營困難的場合，政府應與以借款而使之繼續。日常必需品，為排除暴利起見，由同業組織實行製造販賣。其他無關國防的各企業，開放由個人投資經營。

黨組織者張君勳及其幹部

一九三八年，在漢口張君勳，在漢口，大義的宣言文，送達蔣介石將軍，他在宣言中強調聲明該黨的國家主義，修正民主政治以及計劃經濟之政綱，實質上與孫文的三民主義並不相遠。

張君勳目前係該黨的幹事長。他生在上海附近寶山縣，現重慶鐵道部長張公權，就是他的胞兄。在一九〇五年——一九一〇年間，張就學於東京早稻田大學。後留學德國柏林大學，當一九一五年世界大戰時，中國決議參加協約國方面時，他就同梁啟超一起返國。一九一八年休戰條約訂結後，他就同梁啟超一起往游紐約。一九二三年——二六年間，張在上海任政治學會會長。過去十年中，他曾歷訪各地，任過前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的講師，目前任國民參政會參議員，居於重慶。張氏對於他的黨的黨員數額，是嚴守秘密的。約翰·根特在其「亞細亞的內幕」一書中，曾指出該黨黨員約一萬人，不過張對此僅示秘密的微笑。國社黨的其他領袖人物，有現年四十三歲的政治評論家兼報紙編輯羅維基，前外交部長羅文幹，北平燕京大學哲學教授張東蓀，名學者胡汝麟（？原文作 Hu Ruilin）以及北京政府時代的海軍次長湯銘藻。

國社黨發行有三種定期刊物，但在事變爆發後，二年前附九國民政府自由行動起見，悉告停刊。

中國青年黨的組織和主張

中國青年黨，後定一九三三年在巴黎組織。黨員希望以法語「共和國家主義中國青年黨」的名稱著稱。他們擁護強度的國家主義，民主主義政治形態及急進的社會立法。該黨的創立人係四川人曾琦，在川省擁有

中國青年黨認為國家高於政黨，階級家族及個人等以上，他們希望以國家的統一，叛徒的撲滅，及抵抗侵略而謀保獨立自主的對外關係。他們排斥國際主義，獨裁政治及專制政治。他們一方面宣言反對資本主義，一方面他高唱反對共產主義。

中國青年黨的社會政策是，提倡制御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大生產企業的國家統制和國營，用累進課稅限制財產，對農民採取有效的扶助及實行勞動保險。關於經濟問題，對內取干涉的——即國家統制的態度，對外則堅持保護政策。

他們要求由普選產生的大總統為國家領袖。議會也是必要的，不過議員不僅是根據地域選出，而也應該根據職業分別選出。由此系統的投票互相輔佐。其選出的議員，始得真正代表國民全體。

中國青年黨對於政黨政治保持絕對確信，而主張政黨政治應由公正合法的手段行之。他們不高興人家把他們的黨員和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員並提。據曾琦的說法，法西斯黨是對別國採取侵略政策的，在國內則保持獨裁專制的政治形態。

青年黨的組織者及幹部

曾琦目前是國民參政會中的一員，同時也是國防顧問委員會的一員。現在實際統治黨務的，是該黨執行委員長左舜生。左現年四十六歲，湖南省人，目下執教於國民黨文官養成所的重慶中央政治學校。一九三八年向蔣介石將軍呈遞聲明書的，就是左舜生。該聲明書中

（下接第27頁）

△明信片裏的祕密▽

俄國的共產黨在十月革命前，常常利用明信片來傳達最秘密的消息。這是一種逃避沙皇檢查官的妙法。檢查官祇注意信件，把信件的內容仔細研究。但是他們不會留心明信片。沒有一個人會想到革命黨會用明信片來傳達秘密消息，這不啻是把秘密公之於大眾。共產黨員知道這一點，因此想出了這種方法。

△哲學家與神學家▽

我記得了一個哲學家與一個神學家的故事，兩人正在爭論着，神學家便引一句老話來譏諷哲學家，他說：「一個哲學家，以活兩百年，其實也有例外，例如海龜，身

像一個盲人，在一間黑暗的屋子裏找一個根本不在那裏的黑貓。哲學家回答說：「這話也許是對的，但是一個神學家却已找到那頭貓了。」



△動物的壽命▽

動物益大，壽益長，這可以說是一條公理了。例如象和鯨魚，是最大的動物，可

體雖然較河馬小得多，可是壽命比河馬長。

底下是各種動物的平均壽命：貓十五年，狗十四年，鼠七年，猴三十年，海獺五十年，河馬二十年，羊十年，熊二十年，獅四十年，馬二十五年，牛十五年，狐十四年，刺猥四年，犀牛二十年，駱駝七十五年，豬十五年，狼二十年，龜一百年。

△德國人自我批評▽

德國人呀，你們要變成一個國家，這是沒有用的。但是你們應該變成成人。（席勒）
德國人精於小節，昧於大體。（歌德）

德國人像女人，你不能欣賞他們的深刻……他們是沒有深刻的。這是唯一的要點。因為這樣，我們又不能稱他們為淺薄。事實上在德國所謂深刻，便是對自己缺少忠實，他們簡直不願明白他們自己的性質。（尼采）

△一個國名的起源▽

當哥倫布的水手們駛進理拉開卜海灣時，他們經過一片建築在台地上的村落，他們便把這一帶鄉村叫作「委內瑞拉」，就是「小威尼斯」的意思。「委內瑞拉」這個名字的起源現在大多數人忘記了。

戰後世界論

（上接第6頁）

制度。但隨着馬克斯主義的到來，集體主義的大理想和一種小理想——即人類在不規則的社會制度下，彼此競爭衝突的觀念——相混亂了。在每一代中，『有者』（'Haves'）總是比『沒有者』（'Have-nots'）佔着優勢，『沒有者』常常憎恨他們的不利的貧窮。

有時某種的發展，使處於不利地位的大眾聯合起來，他們個人的憎恨，就化為共通的憎恨了。『有者』階級的人發見他們受着充滿憎恨與復仇性的叛亂所攻擊。

歷來『沒有者』階級的叛亂，有時是非常破壞性的，不過他們總未能變更那種上下手文的古舊傳統。暴風雨一旦過去為了一切的實際的目的，舊秩序又恢復了。

稍有不同，人們依舊生活在非集體的社會秩序條件下。集體主義的理想發展自社會主義的原來信條，一

輩比較清明的思想家認為這種歷來已久的宿怨是人間資源浪費與混亂榨取所帶來的惡果。在當代事件的鑑照下，他們更明白地認識了以世界集體化來阻止此種浪費之可能及其必要的急不待緩。

不過在社會主義向集體化的推進過程中，及搜索某種處理世界事情的適當指導組織時，出現了馬克斯主義及其號召戰鬥的教義，這種教義比之以往曾防礙過人類努力的任何現實誤解，尤其歪曲並滅絕了人類的善意。

我們認為集體化必須從階級鬥爭完全分開。我們必須將一切無產階級的曲解從我們頭腦中肅清，而從

的空前的可能性。這是一種新的故事，一種完全不同的故事。

我們人類目前正遇見着一種偉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既可毀滅我們全體種族，也能把我們抬高到前無先例的權力和幸福的水準。這些力量不能加以統制就將予以消滅。如果適當地統制了，這些力量即可廢除勞役，廢除貧窮，廢除奴役——因為這一切，那時都是不必要的了。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本有過實現這一切的機會，但是失敗了。到目前為止，共產主義只是以一個專制的俄國代替了另一個。像其餘的世界一樣，俄國仍舊面臨着一種能適應集體制度的適當政府問題。她還沒有解決這問題。

無產階級的獨裁，使我們失敗了。我們應該從別方

十四輩達賴喇嘛紀略

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已於二十二日在西藏拉薩舉行坐床大典，同時行都及全國其他各地，亦均分別舉行慶祝儀式之隆重，情緒之熱烈，有爲前所未有者。茲將呼畢勒罕登拉木登珠尋獲經過及達賴喇嘛世系分述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靈童尋獲經過

第十三輩達賴大師，於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在西藏拉薩圓寂後，代達西藏政教權之熱振呼圖克圖，以法統未便久懸，經虔誠祈禱，用卜卦、觀海及降神等方法，推斷大師業已轉世，乃派員四出尋訪，數歷寒暑，先後尋獲靈異幼童三人：(一)青海西寧公福地方一名，由所派喇嘛尋獲；(二)西藏三十九族碧儒地方一名，由所派喇嘛尋獲；(三)西藏山南門朱嶺地方一名，由所派定香巴尋獲。依照舊例，應將三靈童齊送拉薩，由中央所派大員，將三童姓名詳於牙籤，封入奉頒金本巴瓶內，先於大昭寺誦經祈禱，然後由大員親自掣定一人，即爲達賴真正之呼畢勒罕。(呼畢勒罕乃蒙語「化身」之謂)然尋獲幼童中之一人，如果靈異顯著，亦可呈准不經掣籤手續，特予指定。第九輩及十三輩達賴，俱未經掣籤手續。

此次尋獲三靈童，經西藏地方政府呈報中央後，奉國民政府於二十七年十二月明令開：「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傳世事宜。」並由行政院令飭青海省馬主席派員護送西寧靈童拉木登珠赴藏，所需經費，會由中央撥

發四十萬元，並另給西藏所派紅倉佛回藏旅費五千元。青海馬主席官派師長馬元海爲護送專員，開始積極準備。惟以西藏至拉薩路途遙遠，冬春兩季大雪封山，不便行走，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始由馬專員等護送，自西寧啓程赴藏。蒙藏委員會亦派處長孔慶宗，於七月一日由渝經康入藏先行佈置一切。

靈童一行由西寧啓程後，沿途極爲順利。九月二十一日抵西藏黑河地方，二十七日抵熱振寺，熱振寺呼圖克圖以下均在恭迎，十月七日安抵拉薩，駐錫羅卜松岡，即達賴大師之別墅也。

吳委員長到達拉薩後，即會同熱振呼圖克圖商舉行大典，會以青海訪得之靈童拉木登珠，靈異特著，與熱振卦驗、觀海及迺瓊護法降神所示情形均極符合，並經西藏僧俗大會公認，確爲十三輩達賴之呼畢勒罕，乃呈奉國民政府於二月五日明令准予抽籤，特准繼任爲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拉木登珠現年六歲，生於青海西寧公福地方新家川，父名楚臣才朗，母祈氏，其二兄爲塔爾寺小活佛，人皆稱之爲官才佛，大兄爲官才之管家。拉木登珠之父母現已隨往拉薩，由西藏政府供養。

達賴喇嘛世系

第一輩 羅倫嘉穆錯，於明正統四年在後藏噶堆地方出世。十五歲時，由拉薩大堪布札巴喜饒傳授大戒。二十歲時，傳授大戒，親至前藏經宗喀巴佛收爲大弟子，授以班墊神母各經。旋回後藏，創修扎什倫布大寺，年八十四歲，在扎什倫布圓寂。

第二輩 根登嘉穆錯，於明成化十年在後藏扎朗地方轉世。初生即能誦卓瑪佛經，十一歲由班禪隆嘉穆錯傳授小戒，二十歲由念宜曲濟喇嘛傳授小戒，親蒙宗喀巴佛及佛母讚頌，按照經典，修建瓊科爾結新開拉莫神海，在布達拉巴拉扎什倫布各大寺登講經之座，親至前藏搜集大指，年六十七歲在布查湖幹慈願章寺內圓寂。

第三輩 銷朗嘉穆錯，在前藏堆噶地方轉世。初生即顯語俺麻呢提密哄六字心咒，能識前輩所用之人，由仁青四則扎巴喇嘛傳授小戒，噶勒丹池巴格勒權桑傳授大戒，登布賽禮色拉各寺講經之座，黃教化行區域日廣，紅教諸法王亦皆俯首稱弟子，中朝及蒙古汗王，均遣使迎請宣揚佛法，東西數萬里，熬茶膜拜，視若天神。年四十七歲在卡歐吐密地方對明神宗使者入定坐化，時戊子年三月二十六日也。

第四輩 榮丹嘉穆錯，於明萬曆十七年轉世，爲蒙古圖古隆汗之子。年十四歲，士伯特遣使迎護回藏，由噶勒丹地巴榮結仁傳授小戒，又由班禪羅布藏曲堅傳授大戒，登布賽禮色拉噶勒丹講經之座，以佛法役使鬼神，將違背黃教之人止其惡念，石上留有手足跡，以示靈異。年二十八歲在色拉寺圓寂。

第五輩 河旺羅布藏嘉穆錯，於明隆慶四十五年丁巳，在瓊結地方轉世。班禪羅布藏曲堅知之，告以五歲前請至廟內，則於壽命有損。至六歲令弟子往迎，孺子即起坐問訊，與班禪論經卷與義，環聽者無不驚奇，即迎至布齊廟寺落髮，授以經典，了無滯礙。清崇禎七年，遣使至盛京。順治九年，親至北京，謁世祖於南苑。十年，詔封為西天大善自在佛，賜金冊金印。歸藏後，益興黃教，重建布達拉及前藏各寺院六十二處，又創修喀木康等處廟宇三千零七十處。康熙二十一年，在布達拉寺圓寂，時年六十有二。

第六輩 羅布藏仁青策嘉穆錯，於清康熙二十二年，在打地松度地方轉世，生而能言，嘗密誦存瑪經，由班禪羅布藏伊喜傳授小戒。四十六年，詔赴京師，於青海族次圓寂，時年二十五歲。

第七輩 羅布藏順桑嘉穆錯，於康熙四十七年，在裏塘地方轉世，生有異表，右臂紋如蓮花，左手如法輪。七歲時，與各喇嘛談經，均莫能難，蓋有夙慧也。五十三年，蒙古諸台吉遣兵取道德格地方，移至青海坐床。五十九年九月，送回西藏，加封法覺乘達賴喇嘛，賜金冊金印。雍正五年，因西藏內亂，詔移達賴於裏塘。八年，再遷泰寧。十二年，事平，詔皇親王僧章嘉呼圖克圖送達賴由泰寧歸藏。二十二年，在布達拉圓寂，時年五十歲。

第八輩 羅布藏白嘉穆錯，於乾隆二十三年，在後藏把結熱拉岡地方出世。二十七年，迎至布達拉坐床。三十年，由班禪理墊伊喜傳授小戒。三十三年，親在前藏措招隨登色拉布齊幾噶丹三大寺登講經之座。四十二年，由班禪傳授格隆大戒。四十六年，奉頒勅書金冊金印。五十四年，順爾喀犯藏，帝命令大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討平之。先是達賴班禪及各大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出世，均由垂仲降神指示，往往徇私不公，為世詬病，而達賴班禪親族亦多營為大呼圖克圖，以專財利。高宗久厭其弊，乘用兵之後，特創指認呼畢勒罕定制，頒發金本

巴瓶一，供於藏之大招，遇有呼畢勒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籤瓶中，通金降神，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班禪於宗喀巴佛前擊之。嘉慶九年十月，達賴有疾，帝命成都副都統文蔚帶醫馳往看視，未至，達賴已於是月十八日在布達拉圓寂，時年四十有七。



四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時盛況

日，迎至布達拉坐床。十八年，由班禪傳授小戒。二十年二月十六日，在布達拉圓寂，年十一歲。

第十輩 阿旺羅布藏降擺丹增楚稱嘉穆錯，於嘉慶二十一年，在裏塘仲奪地方轉世。道光二年三月三十日，奏明在大招金本巴瓶內擊定。八月初八日，聖旨行

拉。十四年由班禪傳授格隆大戒。十七年九月初一日，在布達拉圓寂，年二十有二。

第十一輩 阿旺改柴丹貝卓密凱珠嘉穆錯，於道光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在噶達地方轉世。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奏明在金本巴瓶內擊定。由班禪披髮授戒。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迎至布達拉坐床。二十六年，由班禪傳授小戒。咸豐二年，親往布齊色拉噶勒丹及南海珠利爾結各寺院熬茶講經。五年正月十三日，遵旨掌管政教事務。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布達拉圓寂，年十八歲。

第十二輩 阿旺羅布藏丹貝甲木參稱嘉穆錯，於咸豐六年在沃卡場卓地方轉世。八年正月十三日，奏明在金本巴瓶內擊定。九年七月初三日，迎至布達拉坐床。同治三年，由噶勒丹地方巴羅布藏青饒汪曲傳授小戒。四年，則牛對，奉旨將上中下三層地方賞給達賴喇嘛管理，建廟焚修。十二年，遵旨掌管政教事務。光緒元年三月二十日，在布達拉圓寂，年二十歲。

第十三輩 阿旺羅布藏塔布克嘉穆錯，於光緒二年五月初五日，在達布甲擦營官屬下助順家轉世。因持譽靈異，由班禪率同有職事各僧俗人等，出具圖記公票，願請駐藏大臣松林代表，奉旨毋庸入瓶籤擊，即定為達賴喇嘛。四年正月十二日，在貢湯總瓦失寺，由班禪披髮授戒。六月十三日，迎至布達拉坐床。八年正月十三日，由正師傳授噶呼圖克圖傳授授戒。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由榮增師華普系覺沙布增傳授格隆大戒。十一月初二日，遵旨接管政教事務。三十四年九月進京朝覲，詔加封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按年賞給庫銀一萬兩。宣統元年，返藏嗣因川藏軍隊衝突，與中央之隔閡垂二十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於十九年，始派貢覺仲尼等進京展覲，設立西藏駐京辦事處。其後信使往還，與中央情感日臻融洽。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布達拉圓寂，時年五十八歲。國民政府追贈護國宏化普慈圓覺大師。

英國政治地位

全為老人霸佔

(荷京四日海通電)英國銷路甚廣之星期日評論報，昨日刊載一文，指陳英國政界要人年齡過高，缺乏克敵制勝之能力。例如前總理喬治年七十七歲，今總理張伯倫七十歲，財相西門爵士年六十七歲，國防調整大臣却德飛爵士年六十六歲，海相邱吉爾年六十五歲，不管部閣員漢凱爵士年六十二歲，掌璽大臣霍爾爵士年六十歲，外相哈里法克斯年事較幼，亦已五十八歲矣。至於陸相史丹萊年四十四歲，在英國戰時內閣耆老心目中，不過一「小弟弟」耳。荷蘭實業界領袖本日討論此文時稱，此種情形在英國商界尤為顯著，當英國著名之「大西鐵路公司」開董事會時，出席者多為八十以上之老叟，七十餘歲者，已視為後輩，所用管理局長竟無一在七十五歲以下者。

一個自動電話

裝了三十二年

(美國合衆社東京九日電)日議員古島日前在議會中，有驚人演說。據古島稱：「彼在三十二年前，即以十五圓交還信省，請求裝置電話，彼現已等候三十

住宅及商店，均已付出十五圓，並將裝置電話申請書送交還信省，但結果均未獲

得電話，還信省獲得一百五十萬圓後，仍一無表示。荷還信省係私人機關，本人早已訴諸法律，試想在三十三年前本人即已將十五圓交還信省，荷本人將此款存儲銀行，豈不早已成爲富翁。一九〇七年時，本人正係年少之時，但現已成爲白髮老翁矣。荷還信省再繼續此種延宕政策，本人勢必將預立遺囑，聲明將此電話留爲吾子孫享用矣。」



蘇聯莫洛托夫

慶祝五十壽辰

(塔斯社莫斯科九日電)今日爲蘇聯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及人民外交會主席莫洛托夫五十壽辰，各報一致著文慶祝。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以莫氏對組織布爾希維黨及鞏固蘇聯國家極著功績，頃特在莫氏五十壽辰，授以列寧勳章。蘇聯人民委員會決定設立「莫洛托夫獎學金」三百種，贈高級學校優秀學子。

德國海軍發明

秘密通訊方法

(快訊社二十四日內瓦電)據日內瓦日報載柏林消息：德國海軍界前輩佛萊明上校，今年已有九十歲之高齡，近以其經驗，發明海軍各艦，尤其爲潛艇之秘密通訊法，甚受柏林當局之重視。關於此項發明之內容，德官方尙極守秘密，惟據此間人士之所知，則此項秘密通訊法之原理，係不用聲音而用光線，是項光線，在科學上名爲偏極光線，前在美國，已有人著文論及之，今則爲德科學家製成爲器具，以供軍用矣。若此等秘密通訊光器，果能遍設於德國各艦，則德方之潛艇戰略，當更爲肆虐云。

歡愉異常，即養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風氣。迄至現代，此種優良習俗蕩然無存。當茲全國電力供應，大感匱乏之秋，全國人民，倘能回復太古經濟的淳樸的「石洞時間」，甚合時宜。

西班牙正發表

一片內戰血賬

(瑪德里八日電)海通社訊：據西班牙軍團團長阿斯特萊將軍昨日發表統計，宣稱西班牙內戰中，軍國民軍方面陣亡官兵達七萬人，負傷達三十五萬三千人，而負傷官兵中，平均七分之一，旋因傷重殞命，六分之一則成殘廢。西班牙軍團之損傷最重，計陣亡七，六七四人，失蹤七七六人，負傷二九，〇〇〇人。

日本議員主張

恢復石洞時間

(五日東京哈瓦斯電)日本極端國家主義派時局同志會，近向衆議院提出議案，主張恢復上古「石洞時間」。換言之，即恢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藉以節省電力。據稱其所由採用「石洞時間」之名稱者，蓋欲令人迴憶一種神話，即在神明時代，太陽女神，因與乃兄龍龍，憤而匿跡石洞。爾時人世間，曾經過悠久

中國百二老人

將作歐美之遊

百二老人楊草仙，擅書法，八一三後，曾舉行個展，其作品頗受中外人士之歡迎，爭以萬金購其墨跡。且有一德人，曾親見楊氏揮毫後，對人謂：「此乃彼平生所未見之奇跡。」茲聞楊氏將於最近期內，有赴歐美之行。

漫談日本大臣

前農林大臣有馬賴寧著

一個人被睡魔迷住時，確是不易擺脫的。

嘗聞貴衆兩院傍聽席上的人說：議員中很有人在打着盹，即在議員們自己中間，亦有說：「你睡得很不錯啦。」或某人從開始一直打盹打到退席時為止啦，等等，亦時有所聞。這種鐵一般的事實，誰能有勇氣加以否認呢？

我時常這樣想，難道議會與打盹有某種因果關係不成？入議場以前，並不怎樣感到睡意，但一坐下議席，不知怎的便被引入天國似的把一切的心都放下來，因此，愈是謹防睡覺，愈是容易想睡覺，結果，就死心塌地的來一場南柯之夢。

在這種廣大集會中，正在傾聽別人講演時，終於想打瞌睡以為樂，這是學校教室中，講演會場上以及議院裏很普遍的現象，就是說，是一種生理的現象，不一定與議員的健康有某種因果關係吧。

大臣與健康

到底坐在大臣席上的人，不會像坐在議席上的人那樣要睡覺。那因為大臣席上的大臣們是受四面八方，特別是受傍聽席方面的目光襲擊的，所以他們心境比較緊張，還有一層，他們時有被人質問之虞，這就不能不使他們豎起精神等待着，睡魔亦非逃之夭夭不可。雖是如此，然而還是有人在這困難情景中作起不平常的渴睡。

像我，在總預算會上亦曾碰到這一次絕大的難關。預算委員會室祇有靠西面有窗，大臣席剛巧設在窗下，而且還要受夕陽的虐待，通常議會總是在冬天的，那倒還沒有什麼，然而夏天的臨時議會啊，這就使我們無時不在汗流中，而且被昏熱得過勞，雖一方面在拚命與睡魔搏鬥，最後自知精疲力竭，卒至無法支持。

大概當議員開始質問時，最初總先冠以向某大臣質問等辭句的，彼時，某大臣就得睜大眼睛用勁聽着。但就中亦有不事先聲明向誰質問的。特別是有的議員，口如懸河的作了長篇大套的質問辭後，最後才指定要求某某大臣答復，這最使大臣們感到困難。因為每個大臣都在想着大概不至向我質問吧，就不大用心去傾聽質問，然一旦被指定某大臣時，就不能不使他表示吃驚，同時要再傾聽質問時，離質問的尾聲恐亦有相當距離了，不得了！

眼前的事情，祇有使他硬着頭皮站起來作答辯。當我這樣站起來時，看看政府委員們對於自己的困難並不表示些微同情，同時更沒有人能告以質問的是什麼，沒有辦法，祇有不著邊際的做些自己已莫名其妙的答辯了事。

打盹或許不成其為健康的量準，且

打盹是疲勞的證據，那是不會錯的。做同一事業，有的人就覺得比別人加倍疲乏，那很明顯的就是身體不健全的證據。自己在大臣席上是感覺不出的，但坐在議席的人，他可以辨別大臣席上大臣們的臉色以測定其健康狀態之如何吧。

健康是一切的根本，這是無須加以解釋的自明之理。尤其是做大臣這一類的職務，健康格外感到重要。……想起護憲三派內閣末，加藤高明總理死去前，情形，誠大使人可憐。當老首相離開大臣席向着議長背後的門推去時，竟連開門的氣力都沒有呢。但那時並沒有感到身體不健康的大臣，是不足以勝任大專業

米內身體最好

近衛平沼兩內閣閣僚中，身體最好的，要算米內海相了。在大臣席上像海相那樣始終保持着禮貌，是值得人家吃驚的。他的端坐的姿勢，從頭至尾並沒有變更絲毫。這種軍人精神，確使人肅然起敬。我曾告訴海相這件事，海相會說在年輕時難坐十小時亦不稍鬆動姿勢，這確是偉大的地方。

報紙上不是時常揭載大臣席的照相嗎？皮肉內大五寸多厚，那是怎麼不

齊的，不客氣的說一句，沒有神氣的大臣要占相當多數。本來照相班最喜歡選取壞的場面攝的，但總有一部分忽於禮貌，隨便動作的大臣，不能否認其不存在。其實這與健康確有密切關係，身體健康的人，其姿勢自然會趨於佳良，這是不會錯的。

做大臣而至於做死，不是沒有，但極小數。其原因因為要担負這樣重大職務，非身體健康的人，根本就担負不了。時常請假的大臣亦不多見。雖是如此，但與外人相較，其體格總要差他們一籌。大臣中間，亦有為保持良好體格而從事各種運動的。對這問題，我稍有意見：那就是關於體力運動，不妨在學生時代或壯年時代舉行，同時正因此所得健康，很可以做一切活動的源泉哩。

因年齡增大，一方面既担任了重大職務，一方面還要作體力運動，我認為除轉換心氣以外，對於健康，不會有什麼增進的。不運動就不能得良好健康，那不是真正健康體。既担負重大職務，又使身體担負運動之勞，那不是二重負擔嗎？

關於大臣的健康保持之特別有效方法，是能節約精力的浪費。例如並無何種任務而硬硬所有的大臣，長時間地坐在大臣席上，這實在是一種浪費。有質問

那倒還有道理。既無質問，又無其他任務，長時間地釘在議會的大臣席上，那確是非常容易使精神疲勞的。又大臣住在官邸的時候，所謂休養時間是非常少的。僅僅接見民衆的陳情團一項，已够使你相當過勞。總之，與英國議會的大臣們相比，日本大臣們的確太受虐待了。

體格研究是大的好還是小的好？關於這個問題，不由我想起木戶內相的一段話來了。宮木戶君尚供職於宮內省的時候，同僚間有一個體格非常偉大的人，與木戶君談起體格過小的問題來，木戶君回答說：「是的，你比我重上三十一斤，但是請你想想看，你每天要多搬運三十一斤的重量，那末，一個月就要多運九百三十斤，一年要搬運一萬一千一百六十斤的肉，一生說起來，不知道要搬運幾十百萬幾千斤的肉啊！若論世界上浪費勞力的話，再沒有比這個更大的了。」木戶君這般意見，我表示同意。至少木戶君沒有這種浪費精力的負擔，那是千萬萬磅的僅僅體格大的人，不一定都是好的，身體小而體質優良的人，才是健康第一要件。

總之，做大臣的人，第一要件是持有好的頭腦，而有勝任大臣的健康，亦為必要條件。但像今日這樣繁忙緊張的大臣

生活，無論怎樣健康的體格亦會倒斃吧。大臣有三件討厭事：議會，面會，宴會。這三件事若多少能減少或合理化一些，那可以節省不少的勞力，亦就是幫助健康不少。

大臣與事務官及政務官

最近時常聽到政治已墮入屬僚政治等非難。所謂屬僚政治，大臣是一個傀儡，政策則都由屬僚決定。這當然不是一種好的現象，但目前究與從前不同，衙門裏的公事，不但種類繁多，即數量亦增加不少，在這種情勢之下，政治之墮入屬僚政治，實是萬不得已的辦法。特別是內閣更迭之頻繁，更使你不能不這樣做哩。

內閣的壽命，平均大概一年或一年半。這樣，衙門裏住上十年（這是普通年限）的公務人員，至少要送迎近十來個的大臣。而做大臣的人物，對於他的衙門內的事情，不一定都明白知道的。有的甚至完全不知道的亦大有人在。這種場合，無論怎樣一個頑強的大臣，無視下僚而能順利進行工作，那是不會有的。還有衙門的事務官，在衙門內時常從這個職務轉到那個職務，不斷在轉動的，因此，就聯十年或二十年的傢伙，內部的情形，不但全部知道，而且有相當的勢力呢。

因之事務官之中次官或局長的勢力，遠不及課長的大，又在其下的技術官或屬官等之占有相當勢力，乃是理所當然的了。

每次新內閣的成立，所謂新的施政方針，世人亦在期待著，大臣自身亦在這樣策劃著。但經過一個時期，這種期望就漸漸的淡下去，終至變為失望。這當然有種種原因，就中之一，乃是議會。

持有絕大抱負經驗的人做大臣，由他命令屬僚實現種種政策，這樣一個程序，不能算不對。持有絕大抱負經驗的大臣，他不會親自把政策具體化，法文化，因之命令下僚去做，乃是理所當然的事。這種場合，大臣的計劃，若能與省內事務當局意見相一致，就不至發生怎樣的困難，不然的話，實現就比較困難了。內閣能團結一致了，還有與他省的關係及法制局的意見等，問題相當複雜。

但在這種場合，大臣為什麼不利用權力對屬僚加以強壓呢？屬僚若不從命，不是可以革職嗎？然而大臣們究竟不肯這樣做，亦不敢這樣做。這因為是有議會的缘故。在議會上關於許多法案和全行政的質問，若由一身接受，那非受頭腦超人的大臣是答辯不了的。當然，大臣中亦有什麼都不知道而能答辯得復舊的，

但這究竟是例外。

大臣答辯之風始於原敬

在質問的範圍相當廣的場合，若沒有政府委員及屬僚的助力，是不容易通過這個難關的。所以在議會上沒有強要大臣答辯質問時，大臣就比較容易答辯。議員若在議會上大施攻擊大臣時，大臣就須迎合下僚的意見。

在議會上任何事都要求大臣出席答辯之事，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從前，海軍大將做農商務大臣沒有什麼不可以。只要他是偉大的，他就什麼大臣都可以做。自然，彼時的事務與現在的事務不能同樣看待的，而且萬事委託屬下辦理之風，恐比今日還厲害吧。在我想來，要減少屬僚政治的弊害，最好是一切答辯不要由大臣一人包辦。然而現在反而增加，任何大小質問，非由大臣作答辯不可。

雖否不得而知，有人說一切都由大臣出而答辯之風，係始於原敬氏為總理大臣之時，原氏頭腦極為優秀，有的應由其他大臣答辯者，原氏就一人包辦，全部皆為之答復。這種精神，非任何人所能及。政務官制度就是從這樣產生的。政務官在議會上的任務是與政黨取得聯絡及

代替大臣作答辯。實際上質問者對於政務官在答辯不甚感滿足，同時，在衙門內他似乎被當作討嫌的人看待的，因此做政務官亦有他苦難的地方。

屬僚政治是今日各省都聞不調和的根源，因此對於整個行政機構，實有改革之必要，此外由於大臣與大臣間之政治的折衝，當亦可解決很多。但有時候大臣間雖談得相當融洽，因事務方面的挫折而不能實現的場合亦不少。要之，這雖依行政機構的改革與大臣對於省內指導的手腕之靈滑，但事情多關於人事方面，因此做大臣管不到的地方不免很多的。屬僚政治確有其弊，然此非一朝一夕所能改革。在議會上若不接受屬僚的援助，而想把大臣自己所計劃的付諸實現的可能性似乎很多，然實際上恐適得其反。所以說大臣的理想之類，不是容易行得通的。

還有要大臣做一切事情亦是不對的，所以對於在長時間專做一件事情的屬僚政治，亦不可一律加以非難。

大臣與民衆的聯絡

當近衛君還沒有做內閣總理大臣的時候，曾一度往兩個國技館觀角力。彼時案目弄錯了，原來該領地同族館內，

竟讓領他到前面坐席。近衛君本有意的想避免別人注目，他之套上口罩，就是這個意思，誰知他的身體，比普通人高出許多，因此立刻就被人發現，新聞社的照相班竟把他加以包圍。觀客們的視線，都從觀賽台上轉移到他的身上，弄得力士們不好作比賽，這個事實，終於成了報紙上的特寫材料。

我做農林大臣時亦遭遇到這樣情形。彼時我曾往「有樂座」觀劇。在幕間休息時，我就往走廊去溜達，誰知報館照相班竟對着我放起鎂光來，這一來使前後左右的人都用兩眼找尋被拍照的是誰，我呢，當然不願受人注視，於是亦同周遭的人一樣的四處找尋被拍照的人，這結果倒使誰也不易發現在拍着誰。

電影院是黑暗的場所，被人發現的危險當然較少，像戲院，角力場則被發現的機會較多。雖是無隱蔽之必要，然而總覺得不大舒適。大臣們之少去這種場所，就是為此。但到野球場去就不同了。大臣們坐在明治神宮運動場的貴賓席，是不會受人注目的，即使被人發覺，野球場的觀客對於這種特殊人並不見得多多加以注視。

政府當局之應接近民衆，到今日更不必加以說明。大臣們之在野球場，

未多厚非集

▲三時以後

美陸軍參謀長馬歇爾是個早晨早起的實行者，他說：「下午三時以後，就沒有人能夠想出一個新的思想來了。」

(郁耶)

▲英國式的莊嚴

美國鋼鐵公司總理希華勃氏，某次赴英國接受獎章，席間被請演說：

「主席先生，大人閣下，在位貴族，及諸位紳士仁兄。」

說完後揩一揩頭上的汗，繼續道說：「謝天謝地，我總算把這些話說過了。我想起在美國時，我祇要叫一聲：『喂，夥計們！』就得了。』」

於是圍座大笑，英國式的莊嚴隨着歡聲而全部溶化。

▲意在言外

當希特勒強迫居住在波羅的海各小國的幾千日耳曼人遷回德國之後，其

角力等難算不來是與民衆發生關係但
至少可以說這種事決不是有害的。假設
有一政治家絕對不到那些場所去，而且
對於這些娛樂完全不感興趣，那他所思
考的政治果能使民衆共鳴，並由此而獲
得民衆之支持嗎？

解察最近日本政治，政府祇是對人
民下命令，人民則唯政府之命是從，不允
其有何猶豫，這樣果能使統制政治通行
無阻嗎？不是有了民衆的支持與民衆的
共鳴，才能使統制行得通嗎？這就要求爲
政者不能不考慮如何與民相親的事。和
全民衆說話，事實上有所不可能，所可能
的，在對於同一事物，能使其持有同樣興
味。

大臣與民衆接近困難

日本政治若用全體主義向前推
進，那爲政者首先要考慮的爲與民相親，
和與民共謀進行的態度。

與民相親，與國民發生聯繫，並不是
說祇要大臣去多遊遊銀座（東京鬧
市）就能達到。但與民衆全然脫離關係，
恐亦不能達此目的吧。在軍隊生活，特別
是戰地的將校與兵士間能渾然處於一
體時就格外顯其效果。唯有這樣，兵士才
能服從將校的命令吧。所謂寢食與共艱

苦不分才能使軍隊規律保持得很好就
是這個道理。

從這點看來，大臣與省內官吏之間，
大臣與民衆的聯繫，其遺憾之處是相當
多的。最近，一省內官吏的數目可謂已達
非常多數，要大臣一一與之接近，自是不
可能之事。到次官局長爲止，那還可以一
到課長，人數就相當繁多，同時加上專業
上的關係，爲了不時的移動，已使大臣弄
不清楚了。何況其他的人，那可說全不知
道。所以我認爲不必一定要從事業方面
來着想，應從娛樂、運動等其他的方法以
求接近的機會才對。

與一般大衆發生聯繫，是一件困難
的事情，因此出入於種種娛樂場及溜達
於銀座街頭，決不是無益之事。不特說在
「事變」下應該相當謹慎的日本人似
乎有一種過於老成之風，這我認爲不大
好。一個人無論他年齡怎樣大，能帶幾分
孩子的天真氣不是更好嗎？說一句非常
失禮的話，後藤新平伯就是這樣富於孩
子天真氣的人，這種地方怕就是他與
國民相親如子的原因吧。

我是時常被拖到報紙的漫談漫話
中去的。爲了這，使有一部份人對我了
相當惡劣的評語，有的甚至說這是我的
自我宣傳，那未免太刻薄了。我認爲關於

內閣種種漫談之被排擠比外正長增加
國民與政府間的親密態度的好機會。作
爲一個人的大臣之被報紙寫成幽默題
材，實可說是好不過的事情。那怕是失敗
談也好，拙劣的手法也好，都沒有什麼關
係。例如前石渡藏相之被母校坂本小學
校學生包圍的照相，確能緩和國民的情
緒不少。

大臣應親自出席集會

話稍稍轉到不同的方向去。我曾列
席東京市某小學校十年紀念式。全校學
生當然統行出席，市長區長各方面的祝
辭，如山一般的高堆着，然而祝辭差不多
都是代讀的。彼時最前列的一個學生，向
着鄰席同學小聲的說，又是代讀，又是代
讀啊！這證明他們是多不滿於非親自朗
誦的代讀啊！

自從原濱口兩首相遭難（兩首相
都係在車站受刺的——譯者）以來，車
站上關於大臣的護衛，就非常嚴重。這或
許是職務上不得已的事情，但我有一次
在車站離開大臣乘降處站在被取締的
立場上想，覺得這有要求官方仔細加以
考慮的必要。因爲我想到在這種地方，
一定使大臣與民衆的聯繫爲之斷絕，這
不是指導民心的一個大障礙嗎？爲了此，
我始終感到輕度的不愉快。

的才去送送別。他到車站前，推開
狀況報告給他們的國外的戚友。有一個
極端不滿着他在德國的新居所的人，寫
信告訴他那仍在里加（拉脫維亞的首
都）的兄弟說：

「在這裏什麼都很好，但我勸你還
是等到珍結婚之後才歸來吧。」
在這封信裏面所提到的珍，原來是
一個初生的女孩子。

新武器

有人問邱吉爾以什麼新武器是最
進步與最犀利。

邱吉爾立即回答說：「人！」

戰初，希特勒演說會提及德國的新
武器。

英國方面加以諷刺，說：「德國的新
武器或者便是希特勒的演說了！」

死兔之歌

德機空襲塞德蘭島，炸死了一隻兔！
倫敦的人把這件事做了一首歌。現在已
流行了英國：

「兔兒呀！怎麼你不跑納粹的炸彈
丟下來了！我們的高射砲正在怒吼，納粹
的飛機却逃跑了！他們逃出了火線，向希
特勒領功去了！兔兒呀！怎麼你不跑！」

爭取民族的自由

我們看過 "Informant" 那張影片的人，沒有一個

不給一九一六年愛爾蘭的大革命所深深感動的。我們平常總以為愛爾蘭是英倫三島的一部分，其實完全不對，無論在歷史上和民族上，愛爾蘭都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幾百年來，他在英國的高壓之下，始終在爭取自由和獨立。一九三三年愛爾蘭戲劇家蕭伯倫來華，他在北平的時候發表過一篇關於中日問題的談話，說到愛爾蘭時，他說，英國因為想統治愛爾蘭，所以英國的國會中數百年來就發生討論不完的愛爾蘭問題。這明明指出了你想統治一個民族，始終統治不了，牠會成爲你一個永遠紛擾的問題。

所謂「愛爾蘭共和軍」便是一九一六年愛爾蘭大革命時代的革命軍，爾愛共和邦總理凡勃拉 (Eoin O'Donoghue) 便是靠着共和軍的力量，才能建立南

愛爾蘭共

(稿特)

愛爾共和邦，解除英國的束縛。自從凡勃拉勝利以後，共和軍就告解散。可是愛爾蘭在經濟上有賴於英國，所以愛爾蘭的處境很困難。當年叱咤風雲的凡勃拉，現在已經是南愛的總理，他不得不採取較爲和緩而和英國妥協的政策。可是一部分的急進派，却認爲不滿，於是便在辛

(2) 的領導之下，再起奮鬥，不達到自由邦正式成爲共和國，把現在仍在英皇統治下的北愛爾蘭六郡奪回來不止。

愛爾蘭和印度是英國的心腹大患，因爲牠們不能獲得自由和獨立，所以始終在奮鬥着。每逢英國遭到危機時，便是牠們最好的機會了。第二次歐戰又告啓幕，印度國民大會和印督談判劇烈要求獨立，不參加對德作戰。愛爾蘭共和軍的活動又如火如荼，騷動了英帝國的心臟，在倫敦，孟却斯脫，杜白林等處展開了驚心動魄的秘密活動。一年來我們在簡短的電訊中，也不知看到多少爆炸案和破壞工作了。共和軍的恐怖活動，在英國有談虎色變之勢。英國在表面上很鎮靜，可是自來水廠，自來水廠，電力廠，橋樑，車站，軍事目標，工廠，海港，和政府的官邸，沒有一處不增厚警備力量，嚴密防範。

向英帝國宣戰

去年一月十三日英國外相哈里法克斯勳爵接到一封掛號信，信中這樣說：

「謹啓者，愛爾蘭共和國政府，以建立及維持此間之和平與秩序，爲對其人民之惟一職志，愛要求駐在愛爾蘭之英國武裝軍隊，一律撤退。此等英國駐軍在在足以引起紛亂，與市政上之鬥爭，英軍駐愛，不但有外國軍隊佔領之嫌，亦且具有侵略軍隊之作用。此項基本條件，如貴國政府置之不顧，則我人深以爲憾，而不得不積極干涉貴國之軍事商業生活，一如貴國政府目前干涉我國之軍事商業生活然。」

愛爾蘭共和軍啓

這封信當然無異是向英國宣戰。共和軍這種舉動並不是恐嚇性質，而是以事實來貫徹牠的主張的。哈里法克斯勳爵接到此項宣戰書後三日，即在一月十六日，蘭開夏的電塔爆炸了，孟却斯脫的街頭發生了爆炸案，英國東南部的沙斯華克也發生了餅乾筒製的炸彈，幾乎把電力廠的財產炸掉。倫敦西北部的哈萊斯鄧也發生爆炸。

孟却斯脫的爆炸案，在一小時內發生於三處不同的地方，百明罕的電力廠被縱火機所破壞，甚至全世界著名的倫敦鐵橋底下也發現埋着地雷！

首相的兒子法蘭西斯·尼維爾·張作倫 (Francis Neville Chamberlain) 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他到西南愛爾蘭的脫萊利鎮去渡週末假日，可是半夜夢醒開他住宿的旅館十二碼的地方，一個臭醬罐頭製的炸彈爆發了。

英格蘭南部海岸有七家漂亮的旅館同時起火。

據警察局調查所得，各處的情形都相同。總是有了一個青年，留下了一隻旅行袋，那裏知道裏面便放着一個自發的炸彈，那個青年總



和軍內幕

江 邨

結構都被這些爆炸案所破壞。保險費像飛一般地劇增起來，草業大會也不舉行了。英國人隆重的愛爾蘭大賽馬，派了一千個便衣偵探，四處巡邏。

張伯倫的週末別墅，原是一個恬靜的所在，祇派兩個偵探保護就夠了，可是愛爾蘭共和軍再度活動以後，張氏的別墅裏滿是警察。就是張氏私友的行李，也要經過詳細的檢查。英皇的白金漢宮有一隊特派的警察駐守着，他們都是熟悉愛爾蘭事務的專家。英皇的行踪絕對依照一定的程序。英皇的子民們再也不能走近他的身旁了。

幾個共和軍領袖

英國警察調查了數千名有名的愛爾蘭民族黨人，可是毫無結果。後來還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才拘獲了第一個犯人。

有一個名叫海濱的銅匠，在去年一月十九日有人叫他到孟劫斯脫屈列街一間小屋裏去做點修理工作，他在一間空房裏發現了幾隻桶和幾隻袋，都放在壁櫥裏，他疑心這是共和軍的一個根據地。警察便聽了他的報告趕來搜查。原來這間房子是一個美麗的紅髮的愛爾蘭女子叫瑪麗·格蘭的來租的，可是這間房子從來沒有人住過，警察查出了縱火機，和裝着七十六個炸

瑪麗·格蘭被捕後，才知道她是一個愛爾蘭恐怖黨人領袖的妹妹，他的哥哥早已下獄。後來又捕獲了不少共和軍分子。

被捕的共和軍分子都是熱血的愛爾蘭青年。大都是十七歲起到二十三歲的信差，工人和農夫。他們受審的時候，態度異常倔強。無論你怎樣勸誘他們，他們始終不發一言。英國的法官對於這班青年很能了解，很抱容忍的態度。他們受了五年，十年，或是二十年徒刑的判決，才大聲叫着：「共和國起來！」或是「上帝救助愛爾蘭！」

據說愛爾蘭共和軍在英國各大城市的活動者約有一千人。他們會獲得英軍的制服，和一束一束政府用的信箋。他們會派人到英國電力廠裏最重要的部分去工作，他們有軍火特派員，將炸藥一噸一噸地運出英國，甚至敢在火車上運輸軍火。

誰是愛爾蘭共和軍的主謀者呢？現在有二個領袖已經被捕下獄。一個叫約翰海來 (John Healy) 是一個四十歲的商人，有兩個孩子，家庭生活很快樂，住在倫敦恬靜的「高門」郊外，很有一點面子。他時常購買綠酸鉀，幾年來綠酸鉀送到他芬汀登路上的汽車間裏，不知有多少噸了。原來綠酸鉀和糖用某種方法混合以後，便是一種有效的炸藥。

有一天一個駕駛卡車的汽車夫起了疑心。警察在海萊那裏發現了愛爾蘭共和軍今後的「大計劃」。倫敦的大百貨店，報館，維多利亞車站，滑鐵盧車站，都預備用燃燒彈來炸毀。倫敦的自來水預備下毒藥。約翰海萊的頭銜是「共和軍軍需處長。」

二個重大的收穫便是捕獲了共和軍的參謀總長彼得·史都華 (Peter Stewart)。他們

在史都華的家裏發現了英國各種軍服，有航空部軍官的制服，也有信差的制服，此外又有內務部的信箋，和一箱箱的炸藥。

「蘇格蘭場」最大的收穫便是捕獲了「共和軍不列顛司令官」麥喀爾·約瑟夫·曼遜 (Michael Joseph Mason)。曼遜化名喀利米 (Clary) 他在

一張包着縱火機的棕色的包皮紙上留下了一個不全的指印。後來這個包裹未曾爆發前就被警察發見。同時倫敦某車站上又發現一個旅行皮包，裏面有流質流出來，原來皮包裏裝着硫酸瓶。旅行皮包上的指印和縱火機包皮紙上的指印相同。所以曼遜來取旅行皮包的時候，就把他拘獲了。

愛爾蘭共和軍的重要分子每被拘獲，他們就另行遞補一個上去，新的領袖更為堅決。共和軍有一個所謂「S計劃」，現在「蘇格蘭場」手中。這個計劃便是共和軍向英國總攻擊的一個綱要。這個綱要中說：「最重要的行動便是從事破壞上作……一個重



要的目標便是破壞飛機廠，飛機庫，軍火廠，和軍火庫。但這些地方也許戒備得很嚴，所以能否成功，全視命運，最有效力的便破壞公用事業。公用事業和容易接近的主要工業便是第一個目標。商店，銀行，輪船公司，普通工廠，紗廠，穀物，烟草，和配類的倉庫，汽車輪船倉庫，木棧等等便是第二個目標。但是因為外間反應的緣故，恐怕有所不便。銷數廣大的英國報館是最後的目標。

「S計劃」裏又講到電話，電報，無線電播音台，海底電線和自來水。關於政府機關，「S計劃」中這樣說：「在現狀之下，牠們是合法的目標。」

「S計劃」又講到交通運輸問題：「破壞交通足以使工業生活的各部門停頓。所以車站更衣室，行李房，貨房都是實行第二組時的第一個目標。」

這個計劃現在「蘇格蘭場」手中，他們不願公佈出來，恐怕英國的人民知道了會發生恐慌。

現在共和軍的領袖便是羅遜爾，他是反對凡勒拉的妥協政策的。他要求愛爾蘭成爲真正的共和國，南愛和現在仍在英皇統治下的北愛統一起來。他現任共和軍參謀總長。據C. A. Lyon說，共和軍的分配如下，南愛一千五百名，北愛五千名，英格蘭和蘇格蘭三千名。共和軍的訓練是在杜白林附近的山裏和杜白林某處的會堂。

歐戰後大肆活動

以上所講的大都是此次歐戰以前的情形。歐戰起後，共和軍又提出了一個最動人的口號：「英格蘭的困難便是愛爾蘭的機會。」

力了。就拿最近的來說去年十一月十八日晚，倫敦實行燈火管制，所以全城漆黑，可是華麗的辟迦特萊附近先有兩顆炸彈爆發，隔了半小時，又有兩個炸彈爆發，第五個炸彈在未爆發前即被發覺。路透社把這情形描寫得很生動：「爆炸聲與玻璃落地聲，殊使居民在漆黑街中驚惶不已。」同晚倫敦愛丁堡鐵路貨棧發生大火。路透社也描寫得很生動：「然火逞風威，蔓延甚速，……當實施燈火管制時，火光冲天，照耀全城，觀火者甚衆。」

十一月廿五日倫敦巴定頓區公共電話處發生炸彈案四起。同時伯明罕城中區亦發生炸彈案兩起。

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上，倫敦各區郵局整理聖誕郵件時，郵包中藏有炸彈，發生爆炸案數起，受傷者多人。

最驚人的便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杜白林鳳凰公園軍火庫的被劫案。其經過情形，據英國情報部所發表的公報是這樣的：「昨日（二十四日）午後六時三十分，杜白林有武裝暴徒多人，分乘載重汽車四輛，至鳳凰公園，首由御軍服者一人，行至軍火庫前叩門稱，有包裹一件致送主任，司關者當即開門，各暴徒遂一擁而入，將庫內衛兵予以看管，開始劫掠，并向附近軍營，開槍射擊，營內士兵當即趕往軍火庫，捕獲暴徒四人，但軍械與彈藥已被劫頗多。」

那晚被劫的軍火一共有二十八噸，槍彈一百二十五萬發，計裝七百箱，被劫的時候至少要用十三輛卡車才能搬運，而且槍彈箱子都是不透水的，恐怕劫掠者投在河中，那末搜尋的時候更其困難。事變發生以後，杜白林軍警大舉搜查，並在河道中撈尋，結果一無所獲，而且

後來據說在巨列安鎮的賭場土中掘出了六噸左右。

凡勒拉與共和軍的關係

鳳凰公園被劫案發生後，南愛自由邦大爲震動。一月四日南愛自由邦參議院召集臨時會議，政府提出緊急議案，以便應付共和軍的秘密活動。我們知道愛爾蘭共和軍對於主張鎮壓他們的議員曾經屢次暗殺過，所以投票時採取秘密形式，保障議員的生命。衆院以八十二票對九票，參院以六十二票對七票，通過政府所提的「危害共和邦法案」，五日由共和邦總統海德簽署，正式成爲法律。依據此項法律，遇有騷擾暴動，或叛變之嫌疑犯，政府就可拘禁，不必在事前提出訴訟。所以此項法案通過後，凡勒拉的獨裁地位更爲增強。政府就派出五千名武裝特別警察去搜捕共和軍分子。南愛各港口和北愛邊境都加予封鎖，入於軍事管轄狀態。結果電訊所傳，在南愛柯克境內拘獲二十餘人，到二月十九日杜白林軍警又往某旅館搜查，佈置機關槍五架，武裝士兵一百五十四人，如臨大敵，捕獲嫌疑犯十三人，總之，並無重要發現。可是共和軍與凡勒拉政府間的惡感却日益加深。鳳凰公園既然被劫去大批軍火，共和軍的實力便要增加不少，所以南愛衆院的走應黨議員們都在竊竊私議，說共和軍預備起事，推翻南愛和北愛政府，破除南北愛的邊境，宣佈成立愛爾蘭共和國。

凡勒拉於二月十八日在南愛加文城發表演說，謂實共和軍在英國境內所作的恐怖活動，他說此種舉動足以妨害人民的自由，對於南北愛爾蘭的合併問題的解決，並無裨益。

中國少數黨的活動

(上接第15頁)

謂：「現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議創造國民參政會，言論出版集會之自由，此舉為樹立孫中山先生所企圖的立憲政治之第一步準備，極能附合本黨歷年所倡導的民主政治要望，故我等極表歡迎。國民政府乃係國家之最高權威，今國民政府既已實行抗戰，我人決定予以支持……我人常認爲國家之利益，係高乎個人利益之上。我人在過去十五年中，雖尚未負責任實際政治責任，但愛國熱情不獨未曾稍失，在此重大試驗關頭，每有機會，力圖稍事貢獻……」

中國青年黨的重要人物之一，是李璜，李與會同是四川人，現在爲國立川大的教授。李和左會同留學法國。此外余家菊也爲著名黨員之一，余會留學英國。

像國家社會黨一樣，中國青年黨亦不願公開該黨的黨員數，不過在中國戰時首都所在的四川省，該黨的支持者要比國民黨爲多這一點，是大家承認的。中國青年黨自創造以來，雖沒有同軍閥發生過直接關係，但在陸軍中，獲有相當數的黨員。一九三二年上海事變時，十九路軍會勇敢抵抗日軍，攻達二月之久，其時以守與淞滬台著名的勇將翁照垣，就是該黨的黨員。在自後數年中，在東三省爲擾亂日軍而組織的中國義勇軍及派遣熱練將校赴滿等的活動中，國社黨亦曾積極參加。不過還沒有黨自己的軍隊。

(前篇完·全文下期登完)

南愛自由邦主張停戰

至於凡勒拉在此大戰中所抱的主張，便是「召集各交戰國政府當局舉行會議，以宣致和平解決方案。」這在他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對美廣播演詞中已經說明。本年二月間，美國與歐洲各中立國駐美使節接觸，以便轉旋歐洲和平。南愛自由邦也接到美國照會一件。美國會將愛爾蘭劃入「歐洲戰爭區域。」南愛政府當局頗表不滿，此次美國既向南愛徵詢意見，可見確已承認愛爾蘭爲中立國，所以南愛自由邦的國際地位也增高一點。又傳在英國工作的愛爾蘭人，年齡在二十一歲至二十八歲之間者，不下四萬人。英政府以爲他們已在英格蘭居住兩年以上，有服兵役的義務。凡勒拉表示反對，並向英政府提出抗議，據稱，愛爾蘭自由邦的國民，無論在英國居住若干年，仍保持其愛爾蘭的國籍。關於這一點，雙方尚在爭執中。

凡勒拉在此大戰以後，頗能保持愛爾蘭獨立國家的地位，如對美廣播，主張歐洲和平便是一個例。可是他的措置，在共和軍的心目中，還認爲迂緩而不合實際，尤其是鳳凰公園事件發生以後，政府通過緊急法案，雙方隔膜愈深。將來有釀成內戰的可能。

鳳凰公園事變以後，一月八日北愛爾蘭的倫敦德里城又發生過炸彈案。一月十二日北愛爾蘭的蓋特城附近有一個成兵，瞥見有人在割斷由北愛通至蘇格蘭的海底電線起點附近的鐵絲網。一月十三日英格蘭的斯威克港造船廠發生爆炸。一月十八日倫敦北郊某工廠發生兩次猛烈爆炸，死傷若干人，震勢極厲害，附近許多房屋的玻璃窗都遭震碎，二十哩方圓之區域內，皆受影響。

夜倫敦北部之無線電工廠失火工廠全部焚燬愛爾蘭

共和軍神出鬼沒的活動仍舊在進行着，在英帝國的心臟部橫行，使你無從預防，也不能預防。這裏是一個所謂「心腹大患。」

愛爾蘭共和軍的經濟來源據說是美國，原來美國有許多熱心的愛爾蘭僑民，共和軍的代表便向他們去捐款，成績很好。我們知道凡勒拉奮鬥的時候也向美國捐得不少款子。最近共和軍領袖羅素爾會經過美國，去了三個月，據說得到三百萬美元的捐款。

不出賣給外國政黨

南愛自由邦的司法部長鮑特蘭 (Cerald Bolla) 曾經在衆議院發表過，美國接濟共和軍的活動，他說，在一個共和軍兵士的身上曾經發見過八千塊錢的美國鈔票。

愛爾蘭共和軍既然是英國的敵人和隱患，當然這一個機會是不會給希特勒放過的，所以德國秘密警察的代表不斷地到愛爾蘭來活動。希特勒曾經費了不少錢，可是愛爾蘭共和軍的人這樣說：「我們向任何一處取錢，但是我們不把自己出賣給任何一個外國的政黨，對於牠們的政治目的也沒有什麼興趣。我們永遠維護愛爾蘭的利益，永遠維護愛爾蘭的利益。」

記得鮑伯納曾於戰前在美國的「自由」雜誌上發表過一篇「如果大戰爆發，愛爾蘭將何以自處」的文章。他主張愛爾蘭人應當保衛愛爾蘭，共和軍分子不必去炸倫敦的鐵橋，還是回到愛爾蘭去保衛祖國的責任。歐洲的戰局恐怕還要繼續下去，我們且看愛爾蘭共和軍還有什麼驚心動魄的事情幹出來吧！



伊蘭國境沿海海岸一帶之風景

新興的伊蘭國

及其民族運動

馮毅

(特稿)

民族主義在西亞細亞的勃興

西亞細亞的民族主義，恐怕在二十年前尚未被歐洲人認為是一個重要問題。那時雖可以看出民族主義的端緒，不過在歐洲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巧妙的欺騙下，不容易抬頭發展。可是現在事情已迥異往昔，西亞細亞的各個民族，已開始在世界地圖上主張其自己的立場了。歐洲的列強，目前正以不安的眼光，注視着西亞的那種動向。

西亞民族主義運動的突進發展，是在上次的世界大戰時。自第十九世紀以來，伊蘭常在英俄兩國的交迭侵略下，尤其是在十九世紀中葉卡傑爾朝代衰落之後，英俄兩國在伊蘭的爭奪戰，更見露骨化了。當時伊蘭所以不得不為俎上肉的緣故，是該國的財政困難。在日俄戰爭時，伊蘭雖曾一度趁機於一九〇六年揭起過憲政樹立運動，但並沒有成功，因此最後於一九〇七年，伊蘭在英俄兩國的協約下被編入兩國的勢力範圍中去了。

後來伊蘭政府雖在美國及其他列強支持之下，企圖挽回國勢，不過直到世界大戰爆發為止，伊蘭始終在英俄壓迫之下生活。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布爾雪維克革命，俄國在伊蘭的勢力，也隨着革命的爆發而迫出。不過當時伊蘭仍無光復祖國的機會，因為俄國勢力雖然退出，代之而起的是英國勢力的膨脹。在一九一九年時，英國竟至在伊蘭實現政治暨軍事的屬領化。但英帝國主義的這種面目，畢竟激起了伊蘭人民的怒火，促發了伊蘭民族主義的振醒。伊蘭主義的呼聲一時喚遍全國，一面要求井謝民兵內閣，一面要求井謝民兵內閣。

他利用美法意等經濟的互謀互利，以及蘇維埃聯邦出現後對伊蘭政策的變更（即放棄對伊蘭的壓迫政策）獲得了伊蘭民族解放的可能。不過雖說當時的國際形勢有利於伊蘭的解放運動，但主權還是由於伊蘭主義本身的力量，這種伊蘭主義的潛勢力，才是伊蘭人恢復祖國的精神中心。

伊蘭的狄克推多

一九二一年李沙·罕在擊潰外敵恢復國權之後，他就一面高唱伊蘭主義一面率領薩克兵向卡里文進軍且與會以政變的手段，改選了伊蘭政府，自任軍司令官兼陸軍大臣，一九二三年任總理大臣，最後成了伊蘭的獨裁者。其間李沙·罕利用蘇聯放棄沙俄時代對伊蘭的壓迫政策，一面專心締結國家，更破壞了英國企圖以經濟政治使伊蘭保護國化而於一九一九年訂結的條約。一九二三年在蘇俄領導下的土耳其共和國成立，更給予他不少鼓勵。他就在各方面着手伊蘭的復興工作。他不僅驅逐歐洲的勢力，而且更傾全力於完成獨立，實現統一，強化軍隊及整理財政等等。他雖排斥歐洲帝國主義，但對歐洲的文化並不抱敵意，他仍深信伊蘭的復興，利用歐洲文化的地方正多。因此他為吸收新智識起見，派遣將校到海外各國，組織擁有大砲、裝甲汽車、飛機等設備的伊蘭主義的近代軍隊。對於國家的財政及其他內政問題，他也努力注意改革。總之，在為謀

了的。因此他在伊蘭人的心目中是伊蘭的救世主和復興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伊蘭國會宣告廢止卡傑爾王朝，而發表推戴李沙·罕為國王。

至此李沙·罕一變為李沙·夏（夏有王之意）而為伊蘭的元首。不過他像凱撒爾一樣，他希望的是實施共和制，他自己任大總統，而且輿論方面也表示反對君制的傾向。不過重視夏主義傳統的蘇太希特（最高法官——帶有僧侶性質）却反對伊蘭的共和化。因為他們認為伊蘭的共和化，將危及他們所代表的宗教勢力，因此李沙·罕鑒於他們的潛勢力，就同意接受夏的名稱。

這樣看來，李沙·罕雖在軍國主義的立場上實行各方面內政的改革，清算了地方割據主義，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並努力普及新式教育，民衆學堂及國防的充實等等，但却不能像凱撒爾般斷然實行伊蘭的激進改革。因為伊蘭的夏主義的回教徒，不願見急進主義。他雖在一九三一年整理過聖法的內容，並着手改良回教徒的傳統，却仍不得不以夏主義的回教為國教。在這一點上，他和凱撒爾的態度就不同了。

在內政問題上，李沙·罕雖不得不適可而止，但在對外政策上，却主張十分強硬的伊蘭主義。例如在一九二八年廢除了英國的治外法權，一九三二年廢除英波石油公司的不當利得，通告舊契約的消解，於翌年締結極有利的新協定。凡

態度的明證

從波斯到伊蘭

我們上面提到過伊蘭主義，但伊蘭的國家名義出現，還是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事，在這以前，是稱波斯。隨着波斯的改名為伊蘭，才是伊蘭新國家必態的確立。

在下面我們就要介紹一些伊蘭國的地情風物。

伊蘭的東境是阿富汗，北接蘇維埃聯邦，西鄰土耳其共和國及伊拉克（阿刺伯人國），南臨波斯灣及阿刺伯海。該國如上文所述，是個君主立憲的國家。現在的一朝，是稱巴哈拉美王朝。全國面積為百六十四萬五千平方



伊蘭民間田舍風景

萬人。其地形多為高原、平原、山地。林地帶，大高原地帶及平原地帶。伊蘭素有沙漠國之稱，但在北部裏海沿岸，則地勢複雜，樹木繁茂，氣候濕潤，除產茶、米等農產物外，養蠶業也很興盛。家屋和住民的風俗，則頗多東方色彩。

在與蘇聯高加索相接的廣大地域及近東北蘇領土，其曼共共和國的地方，平野開闊，以產穀類和棉花著名。中部地帶是山岳重疊的高原地，南波斯灣岸則係平原區域。

伊蘭的位置即是所謂伊蘭高原，是古來陸上歐亞交通的要路，不過因為除面臨兩波斯灣的地域外，一般都是山岳重疊的地帶，因此與歐美文明國相隔，交通也因此很見落後。約在十七年前輸入了汽車之後，國內道路遂逐見改善。

現在和鄰接諸國相通的道路固不用說，就是各都市間的聯絡，也主要靠的是汽車。這除都會地以外，都是遙長的無樹木地帶，只要旅行者駕的是良好的汽車，那麼無論怎樣的長途旅行，都不會感到困難。

因為伊蘭到處都有大高原，四週被嶺圍繞，更加以政治上的需要，因此鐵路建設一事，成為歷年不決的懸案。至一九二七年，始決定建設縱貫南北的鐵道，同年即行動工，至一九三八年八月全部告通。全鐵路自裏海岸到南波斯灣，長一千四百基羅米。

由於該鐵路的完成，本來以蘇聯為

唯一顧客的北部地方的穀類及棉花等產物的處分，現在可以不再依存於蘇聯了，這一點對於伊蘭是很有意義的。

除了這條鐵路外，目前伊蘭正在建築以且哀倫為中心的三條鐵路，一條通蘇領高加索附近的太普利斯，一條通近東阿富汗的梅希哀特，另一條通達伊蘭中南部的伊哀斯特。這三條鐵路在二三年中即可完成，那時伊蘭的交通將完全面目一變了。同時在經濟國防上亦將發生重要作用，這是頗值得重視的發展。

除了公路鐵道的開闢外，在伊蘭交通史上劃一紀元的共開關且哀倫與巴格達間的隔週定期航空。於一九三一年又開闢了連結阿富汗首都與柏林間的定期航空，這雖是德國在近東進出的結果，但歐亞的交通確是進了劃時代的飛躍時期。

至於河川的交通，因伊蘭很少通到海口的河流，所以鮮少可述。可舉者僅是與西南方伊拉克國境夏特哀爾阿拉伯河合流的卡命河。運輪程只二百基羅米。

伊蘭人的風俗

伊蘭人的服裝，由於一九三五年的風俗改革，已被完全改造過了。

伊蘭的僧侶和婦人，向來生活在中世紀的傳統中，且自一九二二年

執政者往訪土國總統之後，於一九三五年即禁止婦女穿著隱沒全身的傳統黑色服裝，並禁止男子戴巴哈拉美式帽子，實行風俗的大改革。在一個因襲甚深的國家，這種改革的偉大性，是值得贊佩的。當時李沙·罕感到風俗改革和民心刷新之不易，就毅然決然率領皇族以身作則，雖頗受保守派份子的不滿，可是在國民間畢竟成功了這種改革。

現在到伊蘭去旅行的外國人，發見伊蘭人的服裝已經沒有甚麼特異之點了。男子多穿西裝，農村的婦女，則短裙腰巾。

政治和軍備

伊蘭國在國王以下沒有內閣，中央政府分內政、外交、教育、司法、財政、交通、商務及產業郵政各部。地方行政區域劃分為縣、郡、鎮、村，這和別國也沒有多大分別。因警察行政十分週到，所以都市地方的治安十分良好。

伊蘭在過去本是農牧的國家，現在隨着時代的變遷，小規模的工業也在漸次興旺中了。舊時代的農民，和新時代的

的進步，尤其迅速驚人。

伊蘭現執政者的唯一希望，是國家靜謐。在巴哈拉美王朝建立後的十五年來，國內還沒有發生過反抗王朝等的陰謀。

伊蘭現有的軍力，是八個師團和六個獨立旅團所組成的常備軍十二萬人，



伊蘭的縱貫鐵道

是僅次於土耳其的一個近東大軍國。十年來伊蘭的陸軍增強了三四倍，但實質方面尤其強化。目前已由基本建設時代，進入了訓練時代。不過軍器大部分均從國外輸入，此後的補充，大概也還得依賴國外。

到一千噸的警備艦六艘，裏海的四百噸的警備艦二艘，平時的沿海治安，賴此以保。

產業與油田問題

伊蘭的產業是農業和牧畜。主要農產物為米、麥、棉花、雜糧及烟草等。北部裏海沿岸地方，最近漸次發達了茶及蠶蠶業。

牧畜所產的羊毛，一部分用於輸出，一部分使用於國內輕工業的毛毯織造，羊及山羊肉，是國民的主要食料。

伊蘭一方面有工業輸入的必要，他方面能輸出棉花、羊毛、雜糧及穀類等重要原料，所以歐洲各國都很重視伊蘭為重要貿易市場，努力發展與該國的通商關係。

目前開發中的油田，是由英國所經營的。伊蘭雖有大油田，但自國消費的石油揮發油等，却悉數從英伊石油公司購入。英國為報價年產八九百萬噸的油田權利起見，每年向伊蘭政府付款四百萬鎊左右，這筆外款，主要用於伊蘭的軍備和鐵路建設經費。

英國的油田權利，自一九三三年起，有六十年的期限。於此可見伊蘭雖脫離了大部分的英國經濟，可是英國在伊蘭的勢力還是不可小視。同時蘇聯勢力的

中立國的歧路

李亞文譯

如果像美國這樣一個遠隔重洋而且強大的中立國家，對於保持本身的中立，尚且如此關切，那末，那些和德國鄰接的小國家的情況，就可以想見了。我指的是瑞典、挪威、和丹麥三個北歐國家，和荷蘭、比利時、芬蘭不用說，早就給蘇聯拖入烘烘的戰爭之鑪裏去了。這些國家都在戰爭的暗影籠罩下。它們的急務，祇是對這次戰爭的交戰國，保守嚴格的「中立」。只有在德國指揮部認為破壞它們的邊境尚未至「必要」時，荷蘭和比利時的局面，才暫見和緩。像去年十一月間那種忙亂的情形，隨時有再發生的可能的。

瑞典現在的處境，實難比擬。如果芬蘭終被擊破，芬蘭人民，凡是移動的，都會躲到瑞典去，他們抱着滿胸的挫辱與煩惱，難保沒有一天和蘇聯的紅軍衝突起來。

瑞典官方對蘇芬戰事，嚴守中立；但國內人民一般的情緒，對於他們傳統的敵人，更見憤怒。數千瑞典人已往芬蘭充當志願軍。蘇德間的協定，使他們不得不隨時準備非常，但同時又叫他們事事容忍，說不定他們終要強迫政府公開參加戰事的。許多事實證明史達林正催促希特勒「勸止」瑞典，不要協助芬蘭，納粹的報紙，故着把德國以前如何在西班牙協助佛朗哥作戰，攔起不提，而去恫嚇瑞典，說蘇聯是德國的朋友，瑞典站在和蘇聯敵對的方面，就得當心。

這種壓力，無疑的要引起瑞典的反感，瑞典能否應

付裕如，也很難說。希特勒不能和它的共產朋友分手，否則希特勒和里賓特羅甫把德國的聲譽所廢下來的一切換來的實取原料之可憐底機會，也會失掉。如果一定要希特勒加以選擇的時候，希特勒無論怎樣勉強，他總是寧願寬着史達林，而不願公開表白蘇德協助的失敗。蘇聯的友誼，縱然所值無多，但重新和蘇聯樹立敵意，會使整個的德國，不寒而慄。

德瑞兩國的關係，就不算它親密，也可以說是屬於正常。在德蘇之間，瑞典人常是親德的，它們的經濟關係密切，瑞典的軍官階級，奉命受過德式訓練，在納粹主義興起之前，文化的聯絡，並不隔膜。

然而，戰事一發生，德國潛水艇的指揮官，對於瑞典的輪船和對其他中立國的輪船一樣，也不客氣。德國的水雷，埋在瑞典的領海裏，把瑞典輪船炸沉了幾艘。這是德國把所有中立國無差別地放在它的長統靴之下，而它却期待人家以有利的待遇，來酬報它。

因為瑞典「馴伏的接受」英國封鎖，她已經受到納粹報紙不少的恫嚇與教訓。還傳德國正考慮頒布一種斷然的禁令（和拿破崙大陸封鎖的辦法相同），不許瑞典船隻運載英國任何種類的貨物。

許多人相信，蘇聯這種野心，包括有佔據挪威海岸線上那些不結冰的口岸。德國自然也不會反對越過波羅的海，插足瑞典，以控制那些可以供應它龐大軍備的鐵礦，和在波羅斯的那些軍械廠（在一九三五年以前，

瑞典政府因此應爲震驚。第一環與蘇聯結盟，蘇聯或德國，或同時和蘇德兩國打起來，它們定要英法給予盡其所能的援助。戰事這樣擴大開去，顯然不是全無可能性的。

丹麥親小的幅員，和它地理上的位置，使它除了嚴守中立之外，再沒有可走的路。丹麥的民族精神，雖不會失敗，可是它怎能抵禦侵略的德國的突襲呢？德國隨時可以找一個藉口，把它併入德國的版圖。如果德國糧食有恐慌，它怎肯放過機會，不把這樣豐富的一個伙食倉估爲己有，把丹麥牧場裏的牲畜偷走！

丹麥一天保持中立，它的雞蛋、牛油、肉大部分還是繼續運給英國的市場。如果丹麥的供給一旦斷絕，而轉給德國，英國消費者就很容易感到損失。

親丹麥的英人常犯的錯誤，就是企圖激動丹麥，去開罪它的野蠻底鄰人。這種錯誤（給它一個溫和的名辭）英國政府曾經犯過，以致引起一八六四年的戰爭。結果叫丹麥人失掉了希萊斯維格公國（Duchy of Schleswig）。不算，還賠了基爾（Kiel）的口岸。沙里斯伯爵士（Lord Salisbury）常說，當他想到丹麥的自由政府被普魯士和奧地利聯合侵害的時候，他總覺得不能不對大陸上的被壓迫者，予以援助。

對於容易受侵略和破壞的小國，任何集體安全的制度，都有不易解決的困難。在軍事上和經濟上，丹麥無法抵禦鄰國侵略的力量。盧森堡公國也是一樣，它所能給與德國侵略者的障礙，尤其重不過像一個伍長率領幾名小兵，把守住欄柵。

究竟比利時和荷蘭的邊境，能否避免破壞，這要看

希特勒向德國軍事指導當局諮詢時，所得的答覆而定。德國人入荷蘭領土，把仗打贏了，那就是說，荷蘭的獨立也就完了。想想上次大戰時的比利時吧，畢特門·荷蘭威曾認定把比利時當作開入法國的公路，係一種「必要」，他還說，等到戰事結束後，再把比利時的主權恢復。然而在各種流產的和平運動中，德國的領袖從未有明確表示過，要把所有佔據的比利時領土恢復過來。奧登堡曾以「軍事需要」做口實，堅持保留列日（Liège）。魯登道夫曾要求攫取亞凡爾港和海岸。

德國一旦勝利了，荷蘭的命運就將不問而知。現在可爭論的是，如果德國要應付英國各種惡作劇的詭計，德國必須佔領荷蘭一些據點，以便相機襲擊英國，和控製萊因和希爾特兩河口。這就是說，它將加緊潛艇和魚雷的活動，來對抗英國的海軍，使它自身得到較大的安全。荷蘭人深知德國的這種野心，所以荷比兩國的軍隊，隨時嚴陣以待，所以荷蘭聽到一點風聲，便把堤決了，不惜把肥沃的土地，變成澤國。

在這個時候，用不着探討比利時擺脫和英法兩國一致的工作和義務。（像它在兩三年前那樣）是不是聰明的舉動。比利時國內的政局，迫得它採取一種決定。英法對於這種決定，雖有遺憾，但不加以責備。但是比利時並不能逃避它的維持龐大軍備的重擔，它還得忠實尊重一切中立的義務，雖則這些義務，並不能把它從急迫的威脅中救起。

比利時未來的命運，不容易知道，因為主動的權衡，是操在德國的手中。德國和蘇聯的意向怎樣，沒有可靠的報導，言人人殊。他們是不進行一種軍事同盟呢？

陸以至全世界都將免不了被震撼。一兩年前，當莫斯科向日內瓦大談和平的時候，李維諾夫說過：「和平僅有一個，它是不可分割的。」希特勒和史達林現在大可套用這句諷刺來談戰爭了。

如果芬蘭打敗了，除非北歐的國家，肯付出芬蘭爲了水久的名譽而不肯付的代價，以求繼續它們「獨立」的生存，它們就得起來拚命。

它們是不是聰明地在等待暴風雨來襲擊呢？荷蘭和比利時正面對着同一的問題。它們不會屈服的。荷蘭已經正式宣稱，荷蘭的完整，是沒有談判的餘地的。任何對於荷蘭領土的攻擊，必將遭逢堅毅的武力抵抗。

比王李奧波德也有同樣勇敢表示。他發言要步武他的英勇的父王亞爾培。他向比利時的友人保證，今日的比利時，較一九一四年強過十倍。

斯堪的那維亞自一八零九年以來，沒有受過戰爭的鞭撻。滑鐵盧戰役解決後，荷蘭已享和平。在一九一四年，比利時曾一度表現過它的勇氣。這些小國，都把德國看作侵略者和敵人，它們希望英法援助的。當德國命令

這些中立國保持中立時，中立的精神可以說是死去了。

七十年前，泰爾斯（Thiers）訪問倫敦，維也納和聖彼得堡，找尋有力的友邦，出頭干涉勝利的普魯士向法國所提出的和平條約。那時莫德加高夫（Prince Gortchakoff）老實告訴他：「普魯士無意對中立國家予以任何注視。它只會在中立國武裝起來後，給它們引帶一條路。」

斯堪的那維亞，荷蘭和比利時正遭遇着一種可怕的擔負。它們必須考慮一下，究竟等待着別人攻擊，還是事前多作準備，比較上對於它們國家的利益，那一種是好些呢？

威爾遜總統說得不錯：在碰着侵略時，「應該」沒有中立，其他國家都要即時聯合起來，援助被侵略者。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在高崇的理想中生活。英前外相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在一九一五年六月間，提及中立國有援助被侵略者的責任時，說得也不錯：「我不能說那些政府將準備接受這種建議，但我可以確信，美國政府是唯一的政府，可以使這種建議發生功效的。」



論民主政治與全能政治

柳弗先譯

吾人平素閱讀報紙，尤其是具保守思想者，常能聞及一種論調，謂國社主義之在德國，乃由代議制度自然的運用，而獲掌握政權。準此而論，國社政府及其一切殘忍舉動，殆均成爲代議制度之後果矣。最近余在瑞士某報，見有法蘭西研究院人士所撰一文，竟公然宣稱，全能政治乃民主政治之自然結果。茲爲多數人類計，恢復君主政治，實屬必要云云。竊以爲此種立論，未免過於簡單，其所云德國國社黨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經由代議制度之正常的運用，而組織政府，自屬實情。緣德國於一九三〇年以後，共產黨與國社兩大敵對的政黨，在衆議院所佔議席，不斷增加，而中央派天主教黨與左派社會民主黨所組成之集團，雖仍企圖掌握政權，但在衆議院演變成爲少數派。德意志共和國總統即在此種情形之下考慮由國社黨依照該黨議員席數之比例，參加內閣。其時代議制度，固能照常運用也。但一俟國社黨執政之後，其第一步驟，即爲解散衆議院，舉行改選結果，仍未能獲致絕對的大多數。該黨所佔議席，雖較其他任何一黨爲多，但各黨倘能攜手合作，即不難凌駕其上。該黨因在衆議院受其他各黨之掣肘，乃首將共產黨議員攆諸衆議院之外，未幾社會黨與其他各黨，亦相繼被禁，一言以蔽之，國社黨已視反對派之存在爲危害國家安全之犯罪行爲，而決計予以禁絕。各種政治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咸被該黨剷除淨盡。雖是之故，國社政府之秉政，並非代議制度之正常運用所造成，而爲一再發動政變

之結果。此種過程，民治各國均未加以注意，實屬鑄成大錯。此與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革命之不爲民治各國所注意，初無二致。彼德蘇兩國之所爲，實即否認民主政治及代議制度而已。夫在民主政治之下，主權在民，並由人民所信任之代表統治國家，所謂主權在民，並非多數派享有之謂。實際言之，人民乃由多數派與少數派共同予以代表，多數派雖可統治國家，但少數派仍享有反對之權，抑且少數派與多數派所擁有之權利，同樣具有神聖不可侵犯之性質。查反對派實爲人民主權之重要工具，與政府本身不相上下，查格魯薩克遜民族之民治國，將反對派領袖之薪俸，與政府首揆即多數派領袖之薪俸，同時列入預算之內，即係正式承認此項原則之表示。此在德國方面，自國社主義政府壓迫反對派之後，其與民主政治即不復有何共同之點，而成爲全能國家集團之一。此種情形，在民主政治之敵人視之，（反對民主政治者爲數頗多）實所歡迎，其言有曰：「民治國在歷史上，並非獨擅勝場，抑且在一百五十年前之歐洲，並無此種政制。此際全能國家，依據別種原則以證明其統治權利，吾人果何爲而表示反對乎？」實則各全能國，倘確能覓獲一種新政制，則吾人原無反對之理。但各該國初未作此嘗試，揆厥緣由，當因無從覓致新政制，乃不得不效法真正民主政治，而揭櫫民治原則，以證明其有存在之理由。此項原則，實施之際，往往與其真義完全刺謬。例如各全能國亦一再自稱確能代表民意，解釋民意與執行民

意，儼然與民主政治無異，但其所代表之民意，僅爲執政一小黨之意志與利益，亦即其領袖之願望。此一領袖，則以強暴手段加諸人民，迫令服從如是而已。時至此際，歐洲局勢，岌岌不可終日，究其致禍之根源，蓋即在此。歐洲所由再度發生戰事，各種禍患之威脅，皆由紛至沓來者，乃因歐洲半數國家推行矯偽的民主政治有以致之。此等國家迄今猶假借民意以證明其有存在之理由，但接之實際，所謂民意，僅係一種牽強的惡作劇，爲強暴的黨壓政制所發明，而首蒙其害者，厥惟人民。此項變態之政府，對於本身權力，既無把握，於是杯弓蛇影，疑雲叢生，隨地均懷恐懼之心理，不論在內在外，到處似有敵人傳聞而動。彼一九一九年所成立之歐洲系統，至一九三九年，即已蕩然無存。推原其故，即因近數年來此種政府過多所致。查任何政府，凡對內惟恐大權旁落，其對外必必發生「被害妄想症」，自不能與其鄰國和平相處，歐洲時局之癡結，即在是也。

雜誌
歡迎批評
歡迎訂閱

NATIONAL

俾斯麥外交秘話

黃色的手箱

(特稿)

桃源探史耶
伍東譯

前言

大德意志帝國的創造者俾斯麥，詳細的姓名是奧德、愛德華、略普魯、俾斯麥 (Otto Eduard Leopold Bismarck)

相傳他有兩回的死：失掉肉體的生命，是一八九八年，而失掉其政治的生命是到了他閉居於忽里烈烈希索的時候。但第一回的死，這是一八九〇年三月的事。

當敘述這一篇故事的時候，我想附加左面一點預備的知識是適當的。俾斯麥是一八六二年就任普魯士的首相兼外相，運用其一切的策略，終於一八七一年，併合德意志二十五州，而完成大德意志國的建設，並擁普魯士王威廉一世為皇帝，自己依然自任宰相而支配着大德意志帝國。及一八九〇年威廉二世即位，

月從政治上隱退下去。

這個時候柏林的市民對於俾斯麥是捧着滿腔的同情，舉市奉送其行，花環與花束如雨的投來，因為一時羣衆紛至沓來，竟使俾斯麥所乘的馬車不能前進。雖然被稱為「鐵公」的俾斯麥，看見這種情景，也為潸然泣下。這一篇是敘述關於他隱退的故事。

普法戰爭以後，俾斯麥最恐怖的是法蘭西的復讐。因此與奧地利及義大利，共結三國聯盟亦是為此。但倘若法蘭西與俄羅斯相結合，則三國聯盟的力量，也許是無敵的。可是英國從來與法蘭西是不大友好的，幸而英國沒有再被引入於三國聯盟。這篇故事，是敘了法國而造成德法秘密條約。以此為幌子而請求與英國締結同盟的是俾斯麥的策略。這種締

的政策真是先後媲美。

「倘若說起戲劇，像外交界那樣有趣的戲劇是沒有的。先年俾斯麥隱退的一件事，在世間上也像起了什麼謠傳似的。但從戲台後面的我們看來，那完全是可笑到不成話的。」

「閣下，那麼請把那種真相告訴我們吧！」

「哈哈，哈哈。」

「無論如何，我們是想要知道的。」從此所聽出的話，是當時歐洲外交界秘史的一節。是被稱為閣下的前法國大使（姓名特別隱秘）所說的。

「一般的人大抵是知道的，俾斯麥因為法國的事情是非常操心的。說來是一八七〇年的那一場戰爭，雖打敗了法國，但法國是不容易崩潰的。不但沒有崩潰，而且以非常的姿勢，從事於戰敗的復興。因其形勢進展的可怕，所以俾斯麥是很不能安心的。」

於是俾斯麥先生又起了念頭，想再一回出兵，使法蘭西不能再起反抗。但這次是因俄羅斯的亞歷山大二世的忠告而中止了。這是其後泰姆斯報所揭穿的秘密而驚動世間的。因為當時的德法關

但是有趣的事情却來了，那就是到了威廉二世即位的時候，德國政府對於法國政府，來了這樣的提議——「德法從來的關係，想來實在不勝遺憾。德國以為今後必須友好親善握手進行，不知貴國見解如何？」

這個時候法國的外交大臣是佛爾略，此人的愛國心最強，時時幹着冒險的工作。因此自德國大使交來以上的提議之後，法國大使亦在柏林向俾斯麥直接探詢其究竟。才知道這不單是俾斯麥所想的政策，而是皇帝自己所希望的。

佛爾略外相說：那麼俾斯麥也是很灰心喪氣的吧。——乘了這個機會，於是在德國方面說來，單單所謂和親的程度是不能滿足的，所以總要實行一點甚麼。因此德國對於阿爾薩斯魯連要求永久讓與，但其交換條件是法國也可以有所希望的。佛爾略外相又說：那麼法國是想要從英國奪取埃及，那個時候，應給我們以快樂的援助。——話是漸漸入於拍子來了。照這樣的局勢說，除了戰爭之外，沒有途徑的，本來自渥太魯的會戰以來，英國和法國就不大要好的。但我在英國會過了長期的外交官生活，故英國的友人是很多的。現在駐巴黎的英國大使也

「果然就是閣下嗎？」

「是的，我當時若是不在歐洲今日的形勢，已經完全一變了吧。歷史之類的東西，豈是什麼以一塊小石所能阻止其前進的？」

這談話着，似不勝其懷舊之念。於是燃着烟草又繼續地談着。

二

「我在星期日是常被邀到英國大使館去的，食品準備了後，那個時候，我是照例被請到大使館去參加晚餐。但只有這一日，大使的樣子是與平常不同的。餐事一完畢，因為他對我說，有一點話要談，所以就進了內書齋去。哈哈，我當時便直覺地感着是和德國的秘密條約的事。心裏想就是好好地應付也難說的。大使這樣說，倘若互相這樣地親善，而英國和法國還要出於戰爭，真是痛心的事情。於是我說：那是不用說的了。」

大使繼續地說：「這是對於英法兩方有很大利害關係的事，所以必定希望君之盡力，但請勿說是從我的口裏說出的。」我想這下可來了，即答以「自然這命。」大使：「聽說貴國這次和德國結了秘密條約要將英國自埃及驅逐出去，是向柏林提議過的？」

畢竟是外交家，雖聽了這話，也裝做什麼

不知的樣子，彷彿什麼秘密條約也沒有。即使小說家也是不會寫出那樣的事的吧？

大使浮着微笑：

「好的，若是流言就

是流言也是好的，但至今日為止，英國是決定不加入三國同盟的。因為那是有德而討法的嫌疑的。但是這回是成了不能決定的場合了。俾斯麥對於英國是會作這樣的提議的。這不是目前有由法國政府對德國政府結成秘密條約而驅逐英國出於埃及的提議嗎？那就是限英國政府於一週內加入三國同盟，並且要應承在德國與法國開戰的時候，以英國的海軍封鎖法國的沿岸，否則認爲不肯容納俾斯麥的提議，而爲貴國之敵了。」

我聽了這話，心想仰天歎息是沒有用的。俾斯麥這傢伙，不是瞞着法國而想滅她嗎？這樣憤慨起來，但還保持鎮靜。大使又附加着說：因爲這事使您知道之後，是會互相關切的。這個星期六，俾斯麥與貴國佛爾略外相簽訂秘密的文



像 麥 斯 俾

書，是曾允許英國大使共見的。所以貴國若是不收回那個條約文，我國不得已而加入三國同盟，則二星期以內戰爭就會發生的吧。

我還是裝着自然地答着：我想來沒有那樣的事。但我當告訴外相，就回到客室，與大使夫人談了二十分鐘，始作告辭。

大使館說是給我叫了馬車的，但不知道目的地是危險的，因爲恐怕麻煩，所以斷然步行。轉過橫街的拐角，突然看見十字街上的馬車飛奔過來，驚然地對於趕到外交部的外相，把現在的話全盤說出。外相悲憤地說：「那是欺騙我們了。」

條約文也照英國大使的話交給了對方。於是於商量的結果，決定急赴柏林。把外務大臣的照會和其他文書一通秘密藏在袋裏，那夜便向柏林去了。

到了柏林，從大使和其他方面打聽的樣子看來，知道這次的話並非德國皇帝自己所提倡，而完全是俾斯麥的計略。因此我趕速進入宮殿覲見，因爲皇帝是我從大使時代的知友，所以即時便蒙接見。

皇帝出視了他自己所設計的新軍艦設計圖，又要使我參觀新石油車等等，態度是非常懇切的。於是我乘機說：「這次是因爲法國政府的大事而來的。」「那是什麼貴事？」我說：「

「對於陛下是非常失禮的。但是不知道陛下對於法國是抱着敵意的。」於是得到這樣的回答：「自然啦，只要法國方面不帶着敵意，敵國方面不是也不會挾着敵意的。」

「陛下的言詞，法國國民若是聽到，大概要歡喜的吧。那末這個時候的貴國外交相信不是俾斯麥公一人獨斷的了。」

這麼一說，皇帝傲然反身地說：「德國是在我的獨裁之下。就是俾斯麥也是遵守着我的命令而執行其工作的。」

我於是求恕地說：「法國政府也是知道的，可是倘若那一件事是俾斯麥公一人的主張，則法

「國政府是會拒絕的。」

皇帝於是又說：「那一件是什麼事？」

「那是德法聯合而討英國，使埃及獨立的意思。」

「什麼？！根本無討伐英國使埃及成爲君國的意思，爲什麼說起那樣的事？」

皇帝是一點也不知道的。於是談了全部始終，才漸漸有些憤怒，然後得到皇帝的御援助而轉談到取消條約文的計劃。

閣下一面談着，一面漸漸有點興致來了。

四

我在柏林會長久住過，俾斯麥的容貌癖好都很有知道的。他是有無論什麼重要的文件，也不放在官邸的金庫，而裝入於一只黃色的手箱，晝夜不離，帶着它走的怪癖的。我是很知道這個用意的，因爲計略就是在此。

皇帝急要遣使，俾斯麥即刻被召立即入內參見而我剛巧躲在隣室。不一回，俾斯麥進來了。照例抱着那只黃色的手箱，已經六年不稍會了，但一點也沒有改變。

呢？」因爲年紀的關係是很困難對治的。」

「那麼其他沒有什麼吧，但和俄羅斯的通商條約是怎樣呢？」

皇帝這麼說着，俾斯麥從袋裏摸出鑰匙，開着手箱，取出其要緊的文件。於是皇帝稍微看見它的真像，突然握着俾斯麥的手腕說：「對啦，想出來了。我會說這要聽一聽皇后彈奏最近所作的曲譜。剛現在是在三樓，請一塊來吧。」這樣寵愛地說了。

俾斯麥想要帶着黃色的手箱，但皇帝說，那樣的東西是不重要的。房間不是下着鑰匙的嗎？於是俾斯麥勉強地隨着皇帝上了三樓去了。

嘩啦一聲門是閉着了，我從隣室奔出，提起黃色的手箱，一看其中有一個蓋了法國外交部之印的很大的封筒，封了吧——心裏無意地叫着。立刻換過準備的另外一個封筒，於是那條約文書就成爲我的了。

閣下還是很得意地繼續談着。
「過了一會，皇帝回轉到房裏來了。說是因爲沒有樂譜而探索回來的。於是我把抵換的事對皇帝一說，這時俾斯麥步下樓梯的聲音被聽出來了。我又立即回到隣室。」

背後即刻開了黃色手箱的鎖，把鑰匙用力地放進袋裏，發出怒鳴的調子。

那樣的焦急之間，皇帝又幸臨到三樓去了。

我就那樣辭出官殿，即刻到了電報局去。於是對於駐巴黎的英國大使前所說的我的親切的友人英國大使，打出如左的電報：

「先日所發一件廢棄之電，乃屬誤傳，實無某項文書。」
文書是沒有端緒的。在奔赴電報局的馬車之中，我把那件條約文書片片地撕破，而丟入於途中的河中。

五

「俾斯麥於其星期六日，在威廉二世皇帝之前，與英國大使面晤之前，這條約文書亦像沒有注意到似的。俾斯麥以爲皇帝年紀尚輕，對於外交政策之類是不喜參預的。所以對於皇帝的內密是一大成功，就是引英國入於三國同盟這一點是成功的。因爲他的暗計是要使皇帝照自己的話而說的。」

到了星期六日，俾斯麥終於在皇帝之體與英國大使會見。
「英國的答覆究竟怎麼呢？」俾斯麥這樣一問，於是英國大使說：「做國

而略取埃及的計畫的證據。」

英國大使因爲是我的朋友的駐法大使，所以聽到那個成爲偽證便安心了。俾斯麥照例把黃色的手箱，輕輕地取出說：「確證在此。這是由法國提出的照會。」皇帝反復地看。

英國大使一向是鎮定的。
「那末那不是有什麼錯誤的嗎？法國政府幹了那樣糊塗的事！」

俾斯麥微笑着現出得意的樣子，從封筒中取出文書，手交英國大使。這件文書就是我所換過的文書啦。
皇帝是平心靜氣，而現在俾斯麥看來是屈服了吧。

英國大使取出其中，高聲地朗讀。
一「法國與德國結成同盟。」俾斯麥突然得意的樣子。

「法國政府熱衷的結果，確實地決定……」

俾斯麥突然地叫着什麼，什麼，搶着那張文書一看，瞬息之間滿面憤怒。皇帝於是溫和地說：

「俾斯麥，到底這是什麼事？對於和我結和親的國家，結成攻擊同盟的！」
俾斯麥：「到底什麼東西把這個手箱變了？」說着連聲地叫罵起來。

這件事，就是以後經過數日，歐洲的全土傳遍了報告俾斯麥辭職的號外之音的理由。
閣下談話終了，仍然得意地，哈哈，高笑了。

明倫新說

潘光旦

中國到處有文廟，而文廟中必有明倫堂。最近的幾年裏，似乎表面上很有些人想把孔老夫子抬出來，但是孔門遺教裏邊畫龍點睛的明倫觀念却似乎始終沒有人垂青過。這是很可以詫異的。

其實倫字是最有趣的一個字，比仁義忠孝信愛和平一類的字要有趣得多。我們對這一類的德行也就自然認識，並且可以認識得更清楚。

倫字實在有兩種意義，而這兩種意義的產生似乎有些先後。第一義，也是比較先出的一義，是類別。這從字源上可以看出來。凡是從倫字的字，如倫、論、倫、論，多少都有類別條理的意思，而到了從手的論字，更進而有所謂的論，而這些字又都是可以互相假借的。倫字所指的顯而易見是人中間的類別與條理的現象。禮記說：「人必於其倫。」孟子說：「人倫之至也。」而在另一處又說：「人倫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故乃其幸。可見所謂「人倫之至」的倫，所指也不外類別的一義。

倫字的第二義，或許也是比較後起的一義，是關係。因為人與人之間有種種分別，雖同是人類，而有老少，男女，賢不肖等等的歧異，可以歸成若干小類，而彼此不能沒有往來，於是便產生了關係的觀念。所謂「朋友之五倫」，顯然屬於這第二義。就

邏輯論，應是比較後起的，而五倫的成說，更是後來的發展。

明倫兩字聯綴在一起，亦初見孟子。孟子討論到三代學校的功用，說：「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後人的註，把人倫解釋做人事，我們在這裏不妨認所謂人事應該包括人的差別與人的關係在內，若把此種差別與關係撇開不論，也就沒有多少人事可言了。

倫字的兩種意義都是很有價值的。類別或差等的倫是具體而靜的，要其理智來辨認關係的倫是抽象而動的，要其情緒來體會與行為來表示。動的關係無疑的要用靜的認識做依據。長幼的關係以年齡與閱歷不同的認識做依據；男女的關係以兩性的分化與相須相成的認識做依據；君臣的關係或領袖與服從的關係，則以德行厚薄才能大小的認識做依據。社會生活的健全，靠分子之間關係的正常與各如其分，而關係的正常與各如其分則靠認識準確。近代文化科學所講求的，又何嘗不是這種準確的認識與各如其分的關係的兩大問題呢？差等的認識大部分是生物學與心理學範圍內的事，而所謂才能心理學一派尤其是注意到流品不齊的辨別關係的研究是社會學範圍內的事，而所謂形式社會學一義，尤是關於辨別一部分的社會現象，甚至於認為祇有這一部分的社會現

題材，總之，近代人文生物學、心理學與社會學的工作，始終沒有能離開「明倫」兩字的範圍是顯而易見的。

回到倫字的兩種意義在民族文化裏的發展，我們可以發見有許多欠缺的地方。這兩種意義的產生儘管有些先後，但一經產生之後，我們倒希望它們可以有並行與互相發明的演進。事實却很不如此。第一義的發展到漢代三國而漸盛，至兩晉六朝而登峯造極，但一過唐代，便似乎銷聲匿跡了。到了近世，九品職制得一個名目，在「未入流」的名目裏居然還保留着一個流品的流字。至於做品聖工作的人似乎祇限於一些捧名角的戲迷與開花榜的標客而以「漢靈人倫」的招牌來號召的人只剩得街頭巷尾的一兩位相面先生！

到了最近，一半也是因為受了西洋平等哲學的影響，我們不但把倫字的第一義忘了，並且根本不願有人提到這第二義與人類差等的種種事實。即就教育與學校的領域說，在以前科學時代，考試後的發榜是第一件大事，寫榜有專官，寫好了，擺在特別預備的香案上，做考官的要祭聖拜，是何等的鄭重！到了今日，許多大學是不發榜的，劣等學生的頭面是多半顧全了，但獎賞的至重是完全取消了，教育而不講獎賞，便何必辦教育？獎賞的原則一去，人才又何以自見？從這一點看，我們即使批評今日的學校是不足以明倫約，也不為過。

倫字第一義的淪亡，一半也是因為

想的許多作家說到倫字似乎誰都只了解第二義，而忘懷了第一義。西洋學術東來後，有人把道德的專門之學稱作「倫理學」，也顯然是完全受了第二義的支配。

後世所了解的倫字的第二義，不幸又是非偏狹。到五倫之說確立，而倫的第二義便受了束縛。君臣一倫，一向又看得非常呆板，其實一切領袖與隨從的關係何嘗不可以看做君臣關係？朋友一倫比較後起，而其弊病也在不足以概括。偏僻的地方所供「天地君親師」位的牌位，有改做「天地親師」的，雖改得不通，至少還表示着一番推陳出新的苦心與努力，倒是值得佩服的。

第二義的所以能畸形發展，一半也未始不是第一義轉晦後的結果。正常與適如其分的社會關係，必須建築在流品的準確認識之上。廣義的流品固然包括年齡性別一類先天不同，和身分地位，貴富，貴賤一類後天的區別，但主要的應該還是後天比較不容易分別的德行，智力，才能的高下優劣。二千年的歷史上，我們找出不知多少忠孝的例子來，就是這些人只明白倫字的第二義，而不知道第一義，明倫明倫，須兼明二義，並須先明第一義，才不致有流弊。

總歸上文，明倫是民族文化很有價值的一個觀念。它原有兩個意義，到了今日，第一義變晦了，第二義則變太狹，恢復與發揮第一義，補充與修正第二義，是從專人文科學的人應有的任務。



希特勒

談畫

英·每日郵報
阿拔譯

這是一篇在英國公認為諷刺

希特勒的妙文，載在去年十二月八日的倫敦「每日郵報」

希特勒某天引導他的女友格烈卿 Crechen 到國家美術館參觀，後面跟着戈林，希默爾和赫斯。

他們一行人在一幅非常淫蕩的裸體畫前面站住了。

格氏：「元首那是什麼玩意？」

希氏：「偉大的藝術品！」

格氏：「真的嗎？那個不穿衣服的女人呵！」

希氏：「唔，是，不要胡說！」

格氏：「怎見得是偉大的藝術品呢？」

希氏：「牠是德意志的，亞利安民族

的，雄渾的！」

的，雄渾的！」

格氏：「但，元首！那畫籤却寫着：『華沙藝術宮一九三九年』的字樣！」

希氏：（急忙忙的跑近去看）「希默爾！那是什麼意思？快把那畫籤換上一條新的，唔，寫着：『承戈林將軍借出來』吧！」

希默爾：「是！是！是！」

他們行前看見一幅意大利送來的「亞當夏娃圖」

希氏：「這是偉大的藝術品！」

格氏：「怎見得來？」

希氏：「牠是雄渾的，有力的，典型的。」

格氏：「那個女人是

典型的嗎？」

希氏：「當然！」

格氏：「那麼，她怎麼弄出一個風情的面孔對住那條蛇呢？」

希氏：「那就是誘惑啊！」

格氏：「誘惑是好東西嗎？」

希氏：「你有所不明白了！那幅畫是我們偉大的盟友意大利人的標準作品

咧！」

格氏：「唔！那意大利的女人，都是賣弄風情的吧！」



希氏：「不要胡說！赫斯！你把我的觀感轉告齊亞諾（態度頓時莊重起來）在那傑作中，我看見法西斯青年的遠祖，意大利文化的源流，也隱隱地想見『黑衣』在飄動！」

格氏：「我見不到什麼是『黑衣』」

希氏：「不要胡說！」

格氏：「我却見到那條蛇！」

希氏：「是赫斯再記下對蛇的評語：蛇是現代猶太文化的象徵，她把那金萍菓送給夏娃，企圖折散永存的『軸心』友誼！」

格氏：「元首！那個女人不是終歸取了萍菓嗎？」

希氏：（有點惱氣）「那倒是沒有作用的！」

格氏：「她不是送給亞當，亞當吃了，就……」

希氏：（怒目視格）「不要胡說！你已中了邪說文學的毒！戈培爾！你寫篇文章糾正那亞當夏娃的故事！」

戈培爾：「是！是！是！」

希氏：「還有，你要強調那條蛇的非亞利安民族性！」

戈培爾：「是！是！是！」

他們又繼續前進，看見了德軍總司

呢？」

希氏：「牠是德意志的，亞利安民族

的，雄渾的！」

希氏：「唔，是，不要胡說！」

格氏：「怎見得是偉大的藝術品呢？」

希氏：「牠是雄渾的，有力的，典型的。」

格氏：「那個女人是

典型的嗎？」

希氏：「當然！」

格氏：「那麼，她怎麼弄出一個風情的面孔對住那條蛇呢？」

希氏：「那就是誘惑啊！」

格氏：「誘惑是好東西嗎？」

希氏：「你有所不明白了！那幅畫是我們偉大的盟友意大利人的標準作品

咧！」

一、爲了印刷，排工，以及紙張等價的繼續高度飛漲，在不得已情形下，自這一期起，我們暫時稍爲減去了一些篇幅，這也許是對讀者的一種「剝削」，但在我們確亦是無可奈何的事。以本刊的成本計算，一年前與最近比較，已超過了三倍以上。本來可以「水漲船高」的辦法，提高本刊的售價，但想到讀者的購買力，在目前情形下，買一本薄薄的雜誌要出半元以上的代價，亦實在很難。熟思之下，才決定減少篇幅，一方面更求內容的精潔，比種苦心，想爲讀者所諒解。

一、最近來，市上出現的定期刊物，性質與本刊相同的日形增多，這一種傾向，我們是引爲榮幸的。祇少證明了這一種風格的出版物，是有着它廣大的讀者羣，有着它遠大的前途。同時，由於性質相類的刊物增多了，在內容文字方面，便不免常易發生相同和重複之處，這是一種浪費，我們已在設法盡可能的避免，近幾期來，「特稿」的增多，一部份的理由亦即爲此。總之，我們時時刻刻在考慮和努力着，使「雜誌」必須有其獨特的「個性」，亦就是它的生命線，這一「個性」，我們正在創造着，希望愛護我們的讀者，隨時做我們的指導者。

希氏：「呵，又是偉大的藝術品了！」

格氏：「怎見得來？」

希氏：「牠是雄渾，有力和典型！」

格氏：（指着威靈頓公爵）「這個大鼻子的紳士，是典型的人物嗎？」

希氏：（有點不耐煩）「不要看他，且看畫圖的另一邊吧！」

格氏：「我倒喜歡那個紳士的大——他不像紳士，他是威靈頓公爵吧？怎麼他跟勃魯塞將軍握手呢？」

希氏：「那是醜態……錯誤——！」

格氏：「是大鼻子的紳士認錯了勃魯塞將軍，抑勃將軍認錯了大鼻子？」

希氏：「我對你說過，不要看他。你看那勃將軍——馬當前率領普魯士的健兒摧毀法蘭西的獨裁者（拿破崙）吧！」

希氏：「我對你說過，不要看他。你看那勃將軍——馬當前率領普魯士的健兒摧毀法蘭西的獨裁者（拿破崙）吧！」



希氏不會意：「呀！我想，那位在天堂休憩的老將，當他俯瞰了第三帝國的勝利，也許無限的自傲哩……」

戈林：「那是什麼？你怎把牠塗去？」（用手指住油畫的一角。）

戈林：（喃喃不說）

希氏：「什麼？」

戈林：（喃喃如故）

希氏：「什麼？那藝術家祖母是一半……那有證據嗎？他的祖母一半猶太血統的女人（忽然轉身拖住格的手）看另一邊吧！我的孩子看另一邊吧！」

格氏：「元首可是……」

希氏：「希默爾你試找那個人是否還生存，你知道怎樣辦法？」

希默爾：「是是是！」

希氏：「赫斯快把這副畫在國務院門前燒去且慢先來剖開兩面，把那光榮的勃魯塞將軍留下，燒掉那個非亞利安的！」

格氏：（眼腔飽滿淚珠兒，給希拖着跑）「元首那可一定要燒掉那紳士的大……」

希氏：「最後的一回了！不要胡說！他是威靈頓公爵，任何人都可以從他的大鼻子，看出他是猶太人！」

於是，他們一行人便匆匆地跑去了藝術宮的走廊，剩下那些「牧羊人」、「舞女」、「政治家」……在做着寂寞的長夢！

於是，他們一行人便匆匆地跑去了藝術宮的走廊，剩下那些「牧羊人」、「舞女」、「政治家」……在做着寂寞的長夢！

人物

蔡元培的一生

遠生

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三月五日晨在香港因微感不適，送養和醫院治療，延至九時三刻逝世，享年七十四歲。

蔡元培字鶴卿，號子民，浙江紹興人，前清翰林，曾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南洋公學教員，創辦愛國女學校，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並加入同盟會。赴德留學，民國



蔡元培先生

紀元前五年居柏林一年，次至來比錫大學研究哲學、文學、文明史、人類學、實驗心理學，及美學。凡三年。辛亥革命後回國，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宣布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謂「教育界所提倡之軍國民主義及實利主義，同為救時之必要，而

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之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蔡氏所謂公民道德，以法國革命時代所揭橥之自由平等友愛為綱，而以古義證明之，謂「自由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蓋謂之忠，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古者蓋謂之恕，友愛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古者蓋謂之仁。」蔡氏在教育總長任內，於普通教育司專門教育司外，特設社會教育司，以為必有極廣之社會教育，而後無人無時不可以受教

十個失去了王位的王后

殷紅

在這世界上正有着十個已失去了王位的王后。

在這些人之中，最後加入的是阿爾巴尼亞王后茹萊亭，她在一九一七年誕

育。民元夏辭職，再赴德，仍在來比錫大學聽講，並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二年夏回國，是年秋復赴歐，居巴黎一年。歐戰開始，遷居法西南境，助李石曾等辦留法

儉學會，組織華法教育會。五年冬返國，任北京大學校長，六年一月視事，第一日對學生演說，即針對時弊而言曰：「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云云。於是改革校政，釐訂課程，延聘積學之士，担任教授，一時學風一變，北大蔚為新思潮之源泉。民八

五九運動發生，北大學生被捕者十餘人，蔡氏憤政府對學生無適當處置，於五月九日離北京，後經挽留，於九月回校，九年十月為籌劃里昂大學赴法，次年秋回國，十二年一月去職，旋赴法游歷，薦將參議

繼任校長，十五年當選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連任至今，並曾任大學院院長，國務委員等職，十八年起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一九三七年，她往訪阿爾巴尼亞京城，被介紹給榮格王認識以後，便在明年四月，與一見傾情的他舉行了婚禮。但到一九三九年初，她的羅曼斯便發生了可悲的

不得不在那時帶了她初生的嬰兒逃出國門。這一對夫妻正留居在法國的凡爾賽。

另一個乃是前德皇威廉二世的繼室漢美。她第一個丈夫是在一九一九年中逝世的卡洛拉賈王子，她曾與他生有五個兒女。

第三名前葡萄牙王后亞美萊，她是歷史上的一個最可悲的人物了。她誕生於一八六五年，是巴黎伯爵的女兒。一八八六年與前葡王卡爾斯成婚。後來，她的丈夫和兒子，都在葡京為人刺殺。她的幼子隨即繼任為葡王，但不久便為人推倒。現居住在凡爾賽附近的她，已把大部份時間化在慈善事業方面。

第四名乃是前奧匈帝國皇后齊泰。她誕生於一八九二年，是一位義國王子的女兒。一九一一年與哈普斯堡王子成婚，後來他就變成了國王。現在，這一國家早已瓦解。

第五名則是在一九二五年中承繼王位的前暹王王后萊貝巴尼。在他們的任期中，他們曾歷訪歐洲各國。在同一時期中，又與他們的內閣不斷的有着衝突。這國王終在一九三五年中，被迫退位。這一對現在居住在英國。他們兩人都愛好着體育和娛樂，常可在市中發現他們。

果。現在同她的家人居住在英倫

日議員齋藤隆夫

——民政黨中一個硬漢——



氏夫隆藤齋

兒。她與羅馬尼亞的王子卡羅爾結婚於一九二一年，不久這王子繼承了王位，但在一九二五年中，便宣告退位而與魯布期古夫人同居法國。最後，卡羅爾又重復出任為國王。同時，她也和她實行離婚。現在，她正休養於義國的佛洛倫斯。她的兒子，羅馬國太子米却爾，每年總會前往那裏探望一次他的母親。

同在義國隱居中的，又有着前阿富汗王后索耶。她是一度任為阿國外長的榮齊的女兒。她曾把許多歐西的習慣介紹給她的國家。他們終於一九二九年被反對歐化的大衆驅逐出了王位。

第八名乃是前希臘王后伊莉莎白。瑪琪二世的已離婚的夫人。誕生在一八九四年的她，本是羅馬尼亞國王赫特烈的女兒。她在任的時期祇有十四個月。她的丈夫已在一九二三年中失去了王位。在流亡中的他們也就互相離離。她現在她的故鄉——羅馬京城經營着一片雜貨舖子。

第九名乃是誕生於一八八七年的西班牙王后維多利亞。她是英國維多利亞王后的孫女。在她的六個兒女之中，已有兩人因汽車失事而逝世。她現在獨居在英國。曾與她丈夫統治西班牙二十七年。

最後的一個乃是前阿比西尼亞皇后曼能。她誕生於一八八九年。像阿爾巴尼亞的王后一樣，也是義大利的侵略的遭難者。當義軍在前進的時候，她會絕食

目下成爲日本政局中心人物之齋藤隆夫若干日本報紙稱之爲「有大嗓子的個子」，爲民政黨著名議員。二月二日在衆院內發表演說，抨擊日本認爲神聖之近衛聲明，全場爲之震驚。其身世如何，自值得注意。據悉，齋藤隆夫今年七十一歲，關西人，高僅五尺，體重十足一百磅，生平喜射箭，不時高唱日本歌。每日起身甚早，披覽報紙，即處理日常公私事務。恒至日本俱樂部進午餐，入晚以後，絕少外出。雖年事已邁，仍康健如恒，望之似七十一歲人。平日穿和服，不時至鄉間散步。對於日本之藝術毫無所知，亦毫無興趣可言。日本歌舞劇院內亦不見其足跡。通英文，但日常仍喜用日文。曾留學美國。回國後執行律師職務，於一九一二年始開始其政治生涯。一九一三年爲日本參加荷蘭某國際會議之代表，一九一三年爲比京某國際會議之代表，曾遍遊俄德法瑞（士）義英各國。

（特稿）

部

美國的總統，在世界政治上具有舉足輕重力量的弗蘭克林·達蘭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以一八八二年一月三十日生於美國赫德遜河畔的海德公園巨厦裏。廣額秀目，顯然是一個不尋常的孩子。家境很好，他的父親是某鐵路的副董事長，名字叫詹姆士·羅斯福（James Roosevelt）。他渡着一種鄉村紳士的生活。羅斯福的母親也是一個不平凡的女人，名字叫撒拉·達蘭諾（Sara Delano）。她到過中國，親見過拿破崙三世和猶琴妮皇后。羅斯福幼年時代受他母親的影響很大。他的母親在他當選爲總統，還著過一本書，叫「我的兒子羅斯福。」

羅斯福到十五歲才進學校，十五歲以前受的是家庭教育。

他在一九一三年被任爲海軍部次長。一九二〇年民主黨人舉他爲副總統候選人，競選沒有成功。後來就患了小兒麻痺症，於一九二四年到溫泉去治療。他任了四年紐約州長，於一九三三年繼胡佛而被選爲美國總統。連任一次，一直到現在。關於羅斯福的童年，據羅斯福太夫人所述，是這樣的：

羅斯福在童年的時候，似乎時常在自己尋快樂的。他是一個會自省的，孩子，他的娛樂並不是一般孩子所發生興趣的，可是他仍舊不失爲一個普通快樂的孩子。我們並不選書給他讀，我們讓他自己選書來讀。他喜閱各種歷史，常閱馬棋大將的「海軍史」，簡直能够

一九三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者

芬蘭作家斯蘭巴

九章

一九三九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已由瑞典學院頒給芬蘭的小說家法蘭·依米爾·斯蘭巴（Fran Emil Sillio npos），他最有名的小說是在他五十歲裏出版的「柔和的傳襲」（Hursk
mark utjuur）出版人為祿夫氏。

斯蘭巴於一八八八年九月十六日，生於芬蘭西南部威汶基奴的農村中，父母都是小農民，到森林地區闢地開墾。他本有三兄弟，但生存的僅有最小的他，雖然他的童年生活艱苦，但得受良好教育——但在初等和高等學校畢業，而且還得在赫爾斯基大學作工讀生，於一九零八年卒業，所習的是自然科學，但不久便顯明他的興趣是在寫作上，事實上他十歲時已寫了詩稿投於兒童雜誌，十二歲時已有文章發表於當地的報紙。

約在一九一三年的光景，他開始有短篇小說和小品文發表於報紙及雜誌，獲得大量的讀者和讚美的批評；不久，一位出版家便徵請他寫一部長篇小說。雙方協議妥了，這年青的作家便開始寫作，化了兩年的工夫，一方面寫稿，另一方面

版家憤怒起來，把他劫了去，在赫爾新基一旅店中住下，於強迫之下，完成他那本「生命和太陽」在一九一六年出版。這本書有相當的力量，使作者得以終於成爲一個權威的寫作家。

從此時起，他的作品出產便很穩健，聲譽滿歐洲，特別見稱於斯干的那維亞國家。數年以來，已屢被認爲是諾貝爾獎金的候選人。他的作品現在最少有十五部；九部爲短篇小說及短文集，六部爲長篇小說，祇有兩部已譯爲英文——「女僕利爾札」和「柔和的傳襲」後一部原本於一九一九年在芬蘭出版（英文本是去年才出版），是第一部使他知名於國外的傑作。書中的故事，是描寫一個典型的未受過教育的芬蘭古老農民之一生，從飢荒時代他出生時起，以至於一九一八年戰爭中他被白軍槍決時止，以平淡的敘述，寫一個平常的人，被困於種種使他不能了解的環境，向各方掙扎以求獲得出路，終於走上革命的途徑。

當斯蘭巴開始寫這本書時，戰事還在進行中，而爲了他對於作戰的雙方都

全部記憶。

除了讀書以外，他又歡喜運動。他從小就極喜打獵。他在十一歲的時候，父親給他一支鎗，在兒童的遊伴中間有射擊能手之稱。

他是一個獨生子，所以兒女多的人家的許多問題是不會發生的了。



櫻楸中之羅斯福氏



爆發的蘇聯與芬蘭間的鴻溝和動力的背景。

戰事結束了不及一年，這部「柔和的傳襲」便出版，立即風行於全國，結果於一九二〇年政府特給他以永遠的恩俸，使他能安心完全致力於寫作。他所獲的榮譽還不祇此，他很多部小說也都得到了政府的嘉獎，到了一九三六年，還接受了成立了三百年的芬蘭國立大學的名譽哲學博士學位。

這位以小農民出身的諾貝爾獎金得獎者，依然愛過着他本來的農村生活。他於一九一六年結婚，是他第一部小說出版那年。他的夫人是附近一個戶的女兒，結婚後同居於家鄉的小田舍中數年，再後遷往赫爾新基，住於城中的洋房一些時，但依然保有着家鄉的田舍，常常回去居住。

出版家祿夫氏夫人去年爲了出美國版本的「柔和的傳襲」曾親去芬蘭謁見他，他便從鄉中到赫爾新基來歡迎，據祿夫夫人的敘述，他是個雄糾糾的人，身材魁偉，體重最少二百五十磅，他富有幽默感，喜說故事——大部份是要翻譯給她聽的，因爲他雖然懂得一些瑞典文和德文，也能讀英文書，但在語言上却祇識芬蘭語。他曾到過斯干的那維亞國家

現正要完成一部新小說是已寫了數年的了，祿夫打算在本年內將之出版。

斯蘭巴是七個孩子的父親，以他自己的方法來教育兒女，教他們怎樣對付蜘蛛和其他的昆蟲，使他們不要害怕，也是教育之一部。

但是，他有一次拿了一本他所作的書去送給式列奄薩（另一諾貝爾獎金得獎的女作家）到了她的門前，經她的狗一吠，嚇得不敢上前，祇在書外寫一短簡，拋在地上便回去。

他寫作有耐心而又極爲仔細，他用打字機作稿——他的打字機不放在桌上，而特製來放在膝上的——一邊作稿，一邊反復地將詞句修飾。他大都是將故事的開端和結尾先構成了，然後再加進中部的，他認爲這樣才能够保持他對書中人物的原有的觀念，和合乎論理的結構。他的寫作不在乎細膩的描寫或炫爛的辭藻，而總是簡單的寫實。

但無論怎樣，他的作品即在最寫實的一段，也都顯現出大自然的力量，和風景的感覺，顯現出某一些民族的情緒，更顯現出詩一樣的神秘的特質。記得諾貝爾獎金另一獲獎者——同時又是斯蘭巴的景慕者——女作家式列奄薩曾經說他的作品「有如芬蘭的明媚的空氣，有着她的雪的冬天，和月的夏夜。」



七歲時之羅斯福氏



一八九九年和父母同攝上影，翌年父親亡故，羅氏入哈佛大學攻讀，在校時曾主編「紅報」并搜藏有關海軍的文獻。

小說

將軍遇「邏輯」(特稿)

亞佛欽可作
笙譯

亞凱第·愛佛欽可(Arkadi Awerchenko)是著名的蘇聯幽默家。他是蘇聯青年諷刺作家羣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素描和短篇小說都別具風格。諷刺武力主義、諷刺報紙和其他一切值得諷刺的東西。他的作品已經譯成數國文字。他可和蘇聯的幽默大師曹希欽柯(Michael zoshchenko)齊名。關於曹氏的作品已由譯者介紹過一篇「不識字的女人」。登在本誌五卷五號上。愛佛欽可這篇「將軍遇邏輯」是迷信武力者的一個有力的諷刺。也是一個當頭棒喝。使武力迷夢者看了一定有啼笑皆非之感。

那天有一個面色詭異的男子走進了某國的陸軍部。這個國家的名字不知叫什麼，他開口道：

「帶我去見個把懂軍事的人。我有點重要的事情要見他。」

「懂軍事的嗎？」

「要懂航空的人。我有一種新發明想出賣，這種發明是戰爭科學上的一個革命。誰買了立刻就能制勝敵人。」

當然啦，他這樣一說，就被歡天喜地地接待着，立刻引他去見一個可敬的將軍。

那位將軍也像旁人一樣地很開心。將軍端了最舒服的安樂椅請他坐，問他道：

「親愛的先生，許我問一聲，你的新



(一)



(二)



(三)

「我已經製造了一種新式的巡空飛機，能在空中停留一星期，能裝一營兵，不怕最惡劣的天氣。我想你也許會買牠的。」

將軍答允保守秘密，於是發明家便

拿取一個大包裹來，把他的設計和圖樣攤在桌子上。

「不錯……」將軍檢察了圖樣以後說。「你的話說得不錯。這個發明你要賣多少錢？」

「一百萬元。」

「好！將軍說，和他握手。『這裏是財政部的支票。感謝你得很。將來有了其他的發明，再請過來看我。』

「我現在却巧還有一點新發明，」來客說。「這會使你驚異的。」

「是什麼新發明呢？」

「我已經製造了一種砲，會在兩秒鐘內把你的巡空飛機毀滅，像一袋麵粉似地散在地上，這種砲是巡空飛機的剋星。」

「真的嗎？」將軍說，眉頭一皺。「我想我不能十分懂你。你不是對我說，先發明一種實用的巡空飛機，然後又用你自己發明的砲來擊成粉碎嗎？你羞也不羞？」

客回答他。「你要知道戰爭的科學是在日新月異的，誰也不能落伍，否則便有被擊敗的危險。我的巡空飛機是一種可怕的武器，所以便要想出一種剋制的武器來。」

「呼！……理論上當然無可非議，但是事實上……假如另外有人發明了這種砲來賣給我們，我是了解的。但又是你自己……」

「好大人呀！來客喊着。「這又有什麼分別呢？我出了這間房間，把我的髭鬚剃去了，換一套衣服，回來再從你這扇門裏進來，像我從來不會見過你一樣，這又有什麼分別呢？」

將軍覺得有點羞，因為他知道自己說了幾句愚蠢的話。

「我承認你這句話，」將軍承認道。「我們沒有辦法，祇能買你的砲，恐怕你會賣給別人。多少錢？」

「一百萬元。」

將軍簽了支票，拍拍發明家的肩膀說：

「我應當說，你是一個非常能幹的青年。」

「我不敢反駁你的話。」

「非但發明了巡空飛機……而且又發明了一種砲……」

一個魁星。」

「可是，我從你的圖樣上看來……」

「當然啦……這種砲是一種可怕的武器。可是仍舊是一樣的……」

發明家又坐了下來，望着將軍說：

「……仍舊是一樣的，假使我告訴你一個秘密，你看怎樣？我已經發明了一種鋼皮，裝在巡空飛機上，能夠防止這種砲。這種鋼皮很堅，砲射上去休想動牠分毫……」

將軍抱着他的頭。

「你要使我發瘋嗎？像你這種行為是可鄙的——卑怯的——欺騙的……」

來客皺着眉頭。

「我並不會做什麼欺騙的事。你怎麼可以說我欺騙？我的巡空飛機有什麼毛病嗎？這是頭等貨色。我的砲有什麼毛病嗎？這是一個傑作。那末你還有什麼不滿呢？我說過假話嗎？」

「你應當先把鋼皮賣給我。」

「對不起，戰爭的藝術——尤其是牠的技術科學——如果要有效，那末必需系統地發展。你說的話是跳出了幾步了，這是做不到的。」

他們默默地坐了一回，將軍在專心一致想着，弄得不懂，發明家嘴裏喘着根雪茄。

來賣給他鋼皮這才對，可是將軍恐怕他又說跑去請整的話。

「多少錢？」將軍問。

「一百萬元。」

「減半如何？」

「這那裏成功？」來客說。「我如果拿到別人的地方去，可以賣兩百萬呢！」

「好好，」將軍嘆着。「一百萬元拿去吧！你把我们攪窮了。」

發明家收了支票，和將軍握手，向門口走去。

「慢——慢，」將軍說。「你是不是敢確定這種鋼皮能夠抵禦任何一種砲火？」

「當然啦，祇要穿透力異常強的砲不會發明。」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這種砲會發明？」

「已經發明了。」

「誰發明的？」

「我發明的。」

「鬼……你怎麼不先對我說明呢？」

「什麼？我不是對你說這種砲已經發明了嗎？」

將軍哈哈大笑。

「我知道了……你又要把這個新發明的砲賣給我們，是不是等到我們買……」

種新發明的鋼皮是不是？」

「當然。」

「你再騙了一百萬去後，你再發明一種砲，再發明一種鋼皮，是不是？」

「當然。」

將軍扭着手，叫着：

「死了你這東西！你欺騙我們！你這強盜。你這吸血鬼！你的名字什麼？讓我們好到處咒你！」

來客拔步就跑。他的臉上一直帶着一種揶揄的笑容，到這時他才收斂笑容，臉色蒼白，含着怒，嘴唇在動。

「你儘管罵我，」他說。「你也不會乖一點，我也不會笨一點……我不會把我的名字告訴你，但是你如果多懂一點，你便會知道我便是「邏輯」，便是合理的「常識」。你缺少這種性質，所以你不能了解，你的國家拚命擴張軍備，在十年內，或是十分鐘內破產，並沒有多大差別。人類的天才已經向你說過了，可是你不接受。這不關我事，任何人都欺騙自己，儘可能使自己破產。但是你還沒有一舉而使你自已完全破產的勇氣哩。再會吧！」

來客揮的一隻把門帶上，離開了某國的陸軍部。這個國家的名字不知叫什麼。

上海暴風雨

(特稿)

法國 A. Malraux 作
胡望 芝木 合譯

突然他掙脫身子，電鈴聲大振。這時卡多尚不會來。奈道暴動的計劃給發現了嗎？一切他們所說的，在他們中間所經過的一切，所有他們的愛惡感情，刺那間都歸烟散雲消了。他從枕頭上摸出手槍，就穿着睡衣走到院子裏，將門打開，進來的不是卡多，而是仍舊穿着夜會服的克拉克。他們就站在院子裏。

「怎樣？」

「第一，讓我先還你那張契約書，這裏就是一切事情都舒齊。船已經開動，在法國領事館附近拋錨，差不多就在河對岸。」

「有沒有甚麼麻煩？」

「請你不要問，我們間的信用是心照不宣的……常常如此。要不然事情就不知道怎樣辦好。青年朋友，在這種事情上，信用最緊要，雖然外表上很少顯得如此——」

「究竟是甚麼意思？」

克拉克點着一支香煙，郭所看得

以及面部的模糊輪廓。郭走進去取皮夾，梅正等候着——他再走出來，付給他剛才講好的佣金。男爵數也不數，把鈔票往袋子中一塞。

「好行有好報，」他說，「老朋友，今晚我的行爲，是一個特別富有教訓的故事，好心以始，發財以終。請不要開口。」

他的大姆指一翹，彎身湊至郭耳邊，低低說：「芳杜姆斯向你問候，」說畢，旋過身子就走了。

郭似乎害怕再回到裏面，因此自送着他走出去，看見他的夜會服在白牆壁上擦一擦的。

「他那樣打扮，真像芳杜姆斯了。」

「芳杜姆斯爲法國小說中的著名罪犯者。」

他聽見咳嗽聲，他馬上認出這正是他等待中的人。卡多。今夜是沒有一分時間可以浪費的。

一隻鼻子突了出來……比甚麼都清楚，他想像他那兩隻搖擺擺的手。他朝他走過來。

「怎樣？」他問說，猶像他剛才問克拉克。

「一切都好，船怎樣了？」

「停在法國領事館對面，離河岸相當遠。要有半個鐘點的路。」

「駁船和人都相離四百碼處等候着。我們去吧。」

「衣服怎樣呢？」

「這你不用擔心。他們每一個人都準備好了。」

他到裏面去，一會兒就穿好袴子和汗衫。薄底帆布鞋（因爲或許他用得到攀登。）他一切都準備好，梅把嘴唇向他湊來，他本滿心想吻她，雖然不是她的嘴——好像一切的怨恨都凝結在那裏，最後她草率地吻了她一下。她悲哀地望着他，她那對冷淡的眸子突然充滿了活氣，她的肌肉重新爽實了。克拉克也走了。

他的心中仍舊丟不下她，就在幾分鐘前，她似乎像個瞎子或一個瘋子。我真不解她，只有靠着我的愛，我才能瞭解她，真像我父親所說的，一個人所能屬於別人的部分，只是別人所能加以變化的部分……可是後來呢？他的理性的內省逐漸加強，但街路上的黑暗也益發厚濃了，到後來就是電報線上面的絕緣體，也不比在上面的天空亮一些。他的思維上的痛苦並沒有減少，他記起那留聲機片的事：「我們用耳朵聽別人的聲音，却用喉嚨聽我們自己的。」不錯。一個人的生命的叫聲，也是來從一個人的喉嚨，但別人的呢？——這時籠罩着宇宙的一切的是孤獨；這孤獨就像是數百萬浮生若夢的人們的一座背景一樣，人們只在這種背景前面活動着；猶好像籠罩在這座充滿着空虛的希望和憎惡的荒城上面的黑暗背後，存在着真正的黑夜——原始時代的黑夜一樣。對於我自己，我的生命對於

別人，我的生命即是我的全部行爲。從他行爲以外來判斷他的，只有梅一個人。反之，她的生命使他發生興趣的，也不僅是她的生命的紀錄，愛爲打破孤獨而發的猛烈的擁抱，對於一個常人的他，並不會帶來甚麼安慰；享受這種愛的擁抱的好處，只是他的失去平衡的一面，那就是那個由自我分析而喚起的，在人人心中蘊蓄着的怪物。

自從他母親死後，世界上只有梅一個人能看見他父親所看不見的他。某一面，因爲梅才是他最親密的伴侶。一個互助的圓滿的，經過挑選的伴侶。他想，他感覺到這黑夜不可思議地同情着他的這種思想，這黑夜的本身，現在在他看來，似乎是永遠和白天分離了。「別人和我有甚麼共通處呢？他們只是許多觀察我批評我的人們而已。只有我的真正的同志，才能不加思索地愛我，不顧一切的愛我，沒有腐敗罪惡，出賣可以動搖這種愛；爲我而愛我，而非爲我的行爲而愛我；愛我像愛我自己一樣的深刻——包含自我的行動在內……只有同她我才享受到這種愛。不管受怎樣的打擊，猶如雙親的愛守他們將有病死危險的孩子……這種感情，當然不是甚麼幸福的情感，這是一種和黑暗相諧的原始

投身在一種緊緊的擁抱之中一樣他感到他的面孔——他身上唯一強逼死神的的部分——好像緊緊貼住着別人的。在幾處的屋頂上模糊的影子已經在開始站崗了。

第三章 上午四時

老吉蘇把一欄上面寫有陳的名字的碎紙片塞進他的衣袋中。他急切想再見他的老學生。他向正在同他談話的一個中國老人再瞥視了一下，那人用英語同他談話，一面以蹣跚的步伐走向門去。一面豎起着他的大姆指說：「女性的絕對服從，是一件當然的事。娼妓和蓄妾制度的存在，也是一樣的。我要繼續發表我的論文。正因爲我們的祖先保持這種見解，才能產生那種爲我們所欣賞不已的圖畫。」他的眼睛斜睇了一下那張青色的鳳凰圖，頭並不側過來，倒好像他在同那幅畫做媚眼一般。「女人服從男人，像男人服從國家一樣；但女人的奉侍男人，要比男子奉侍國家省力，奈道我們只是爲自己生活嗎？我們是根本不是重要的。我們現在活着，一邊是爲國家，一邊是過去無數年來死者的光榮事業……」

他終於會走，他的頭腦有幾分瘋狂癡亂，他在今日仍舊束縛在過去的憧憬。足夠險惡了嗎？……他看到眼前的中國人正浸沉在血液中，猶像祀禮節時的一隻青銅爐，光榮的祖先換句話說，就是無數穿繡花袍子，坐在墓穴中而消失在時間的濃霧中的骷髏；但這時在陳的想像中，却只是二十萬的紡織工人（這裏並沒有甚麼繡花袍），偉大的勞動羣衆。女性服從？梅不是每夜都要講起一件新娘被迫自殺的事嗎？……現在那老傢伙走了，大姆指豎得筆直：「光榮的祖先，呼吉蘇先生！……」最後他肩頭一縮，就算告辭了。

老吉蘇一聽見門關上的聲音，就進去叫陳出來，兩人一起回到掛有鳳凰圖的客室。陳就在這裏開始來回走起來。每一次他走過老吉蘇坐着的那張長椅子前面，他的側面形會使老吉蘇想起郭爲陳的友誼而攝的那張埃及青銅像的照片（因爲很像他）。陳雖然具有表示仁慈的厚嘴唇，但確實很像。「或許更適當一些的描寫，說他像頭薛薛的塗法斯雪斯所馴的大鷹。」他心中這樣想。

陳突然站住在他的前面。

「殺死譚炎達的就是我，」他說。

老吉蘇似乎帶着同情地望著他。但他輕視同情，他也害怕同情。他的縮在兩肩之中的那個腦袋，走路時向前一伸一縮。

「這就是你講要我談的嗎？」

「是的。」

「郭曉得不曉得這種事？」

「曉得的。」

老吉蘇思索了一下。他雖然不想隨隨便便的結論，但末了仍不外表示他的同意。不過他的這樣做也並不是未曾經過一番困難。「我老了，」他想。

陳停止了她的來回散步。

「我感到異常的孤獨，」他說，一面正面視着老吉蘇。

老吉蘇很感困惑。陳這煩惱了時前來看他，這件事是很平常的，因爲多年來他是他的老師——包含在中國此字所示的一切意思，就是地位僅比他父親次一肩，却高於他的母親。現在陳的父母已早喪失，只有老吉蘇一人是他唯一重要的人。現在他不能瞭解的是，陳在犯過案後，既和其他悲慘份子接觸過——因爲他同郭也見過面——那麼爲甚麼又很不像他們呢？

「別人怎樣了？」

陳就想起了在留聲機店中看到他們時的景象：隨着燈光的一搖一擺中，他

們的影子一現一隱；還有蟋蟀的叫聲。

「他們不曉得。」

「那麼是你一個人做這件事的嗎？」

「不，那件事他們曉得的；那種事倒不算甚麼。」

他再度默然。吉蘇也不去問他。最後陳繼續說道：

「……不過這是第一次。」
吉蘇突然感覺他明白了；陳也從他的印象上看出。

「不——你並不會瞭解！」

他說話時的重音，和單音節的鼻音字喉音發音，奇怪地相混和，還加上一些郭所習慣的特殊語風。他本能地齊腰伸直他的右胳膊。他又一次感覺到刀刺入那身體時彈簧棕墊所發出的抵抗力。但這也沒有甚麼大關係。而且也不會得是最後一次的感覺。不過現在他很想能夠忘掉這會事，陳曉得唯有是郭，是爲吉蘇所深愛的唯一個人，唯一一個不需任何解釋的人。他怎樣才能使別人瞭解他呢？

「你從來沒有殺過任何人吧，殺過嗎？」

「這是你很曉得的。」
這在陳當然是明白的，但今天他的頭腦却拒絕接受這種明白，他突然感到

頭看看。那老人正在對他望着，當他將頭搖轉去時，他的白頭髮似乎格外見得長了。他對於他談話時的缺少平常的活氣正在驚異。這原因就在他受的傷。但陳並不說起，因爲這並不真正傷害他甚麼，只是使他略感煩惱而已。（一位醫院中的朋友已經同他素好。）這是吉蘇平常深思時的一種習慣：他在兩指之間裝出來着一支香烟的樣子。

「或許——」

他將言又止，他那雙煙亮的眼眸，從他那張像聖堂防衛會的騎士風貌的臉上直瞪向前。陳等候着。吉蘇用着幾乎是粗暴的聲調繼續說：

「我真想不到僅僅是殺人的記憶就會使你那樣神志不定。」

「他顯然不曉得他正在講甚麼。」
陳不由自主地那麼想。但吉蘇這句話却正打中了要害。陳坐下來，眼睛望着他的脚；

「是的，」他說，「我也沒有想到這樣，但真正擾亂我的，却正是那種記憶。我很想明白這是甚麼原因。」

他到這裏來，就爲的要曉得這一點嗎？」

「同你第一次睡交的女人，我想是一個妓女吧？」吉蘇問。

「不，」吉蘇心想。恐怕除了性的關係以外，陳並不是一個中國人。在湧擠到上海來的各國移民中間，吉蘇曾看出一國國民的民族性，即使在企圖擺脫他的國籍時也依舊保存着的。但陳已不復屬於中國，即使在他拋棄自己的民族性上也已不復是中國式的；思想的完全自由，給了他完全的自由。

「事後你發生怎樣的感情呢？」吉蘇問說。

陳緊緊捏住他的手指。
「驕傲。」

「男性的？」

「不是女性的。」
現在他的聲音中已不再有痛恨的調子，但含有一種奇異的輕蔑。

「我相信你的意思是說，」他繼續說，「我雖然感到……和大家隔離開了。」

吉蘇並不置答。

「……真是這樣呢，好可怕，你現在把女人拉進話題是對的。一個人對於被自己殺掉的人，雖能感到極大輕視，但尚不及對於別的活着的人的輕視。」

「你說的是那輩自己不殺人的嗎？」

「是那輩自己不殺人的人；清淨無垢的人。」

句話，好像從他的頭腦中揮去了一層重負一般。隨來的是一種沉默。沉默的空氣愈見緊張了。吉蘇現在不無悲愁地感到陳所談起的孤獨。他突然記起陳曾告訴他的狩獵的恐怖故事。

「你並不厭惡看見血？」

「厭惡的，但更有比血值得厭惡的東西在呢。」

他說完這句話，就從吉蘇身邊走開。突然他又轉過身子，筆直朝那幅鳳凰圖望着，但說話的神態，却仍舊像直視着吉蘇的眼睛一般，他問：

「怎樣我曉得在女人發生獨佔男子的觀念時怎樣對付她們？那就是去同她們同居。可是對於死也同樣適用嗎？」

於是，以更深沉的聲調，但仍舊朝着那幅鳳凰圖。

「這也算是一種同樣關係嗎？」

吉蘇常常有一種想解救和他談話的人的願望，他的思想活動也是朝這方面做去，滿是同情的。他對於陳感覺到一種真正的愛。現在他益發明白看出情形。這青年人感到在突擊隊中的生活太沉悶了；他對於恐怖的觀念正在感到驚惑。他仍舊作着吸香烟的姿勢，頭朝前衝出，猶像是在望地上的地毯，他的一束白頭髮垂在他的鼻子上面，他努力按出真

雜誌擴大徵求定戶啓事

！ 雜誌 是文化人的精神食糧！



雜誌發刊至今，快近兩年，這期間，經讀者熱忱的愛護，使「雜誌」雖在艱難環境之中，仍得繼續發展。今後除更謀內容之充實外，現在為減輕讀者的負擔，及使本刊獲得更廣大讀者起見，特自二月廿五日起，至三月廿四日止，舉行擴大徵求定戶，優待辦法如下：

(甲) 徵求日期：二月廿五日至三月廿四日。

(乙) 優待辦法：在擴大徵求定戶期內定閱本刊半年者，減收費三元（原價三元六角）；另贈本社即將出版之「外蒙內幕」一冊。定閱全年者，減收費六元（原價七元二角）；另贈本社已出版之「希特勒之夢」一冊。

(丙) 徵求數目：本刊第一期徵求定戶限額為二千戶，數額有限，定者務請從速。

(丁) 訂閱辦法：願長期定閱本刊者，請將本刊附印之定閱單寄交本社，本社當派專員趨前接洽收取定費。（本刊通訊處：四馬路三八四弄四號轉。）

雜誌社發行部啓